



曲園叢書

14
484
8





羣經平議卷二十二

德清俞樾

禮記四

瘞埋於泰折

祭法

注曰折昭哲也

樾謹按鄭意蓋讀折為哲然瘞埋祭地無取昭哲之義鄭義非也泰壇祭天泰折祭地文本相對折疑坎字之誤下文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注曰寒於坎暑於壇又曰四坎壇祭四方也注曰祭山林丘陵於壇川谷於坎是壇必與坎相對祭天於泰壇則祭地宜

於泰坎矣坎與折字形相似因而致誤鄭所見已然則其誤久矣

埋少牢於泰昭

注曰昭明也亦謂壇也

樾謹按埋牲不當於壇鄭說非也昭當讀爲陞說文自部陞耕以畱浚出下墟土也埋牲者亦必以畱出土故亦謂之陞其曰泰陞者尊之也陞從召聲昭亦從召聲故得通用矣

七代之所更立者

注曰七代通數顛頊及嚳也所不變者則數其所法

而已變之則通數所不法爲記者之微意也

樾謹按上文曰此五代之所不變也注曰五代謂黃帝堯舜禹湯然則此承上文而言亦當言五代不當言七代乃變五言七義不可通七疑五字之誤古文五字作乂與七相似往往致誤郊特牲篇次路五就注曰禮器言次路七就與此乖字之誤也考工記玉人命圭七寸謂之躬圭注云故書或云命圭五寸謂之躬圭杜子春云當爲七寸詩豳風七月篇七月鳴鷓正義曰王肅云蟬及鷓皆以五月始鳴今云七月其義不通也古五字如七肅之此說理亦可通但不

知經文實誤否耳是皆五七兩字傳寫溷淆之證五代之爲七代亦猶是矣鄭必曲爲之說非是

其薦之也敬以欲

祭義

注曰欲婉順貌 正義曰言孝子薦熟之時容貌恭敬顏色婉順如欲得物然

懋謹按欲猶好也欲惡謂之好惡嗜欲謂之嗜好皆其證也今讀美好之好上聲喜好之好去聲古人初無此分別欲字之義通於喜好之好卽通於美好之好故鄭以婉順釋之如正義所解則恭敬是一義婉順是一義如欲得物然總承二義而言其於經意注

意胥失之也

致和用也

注曰至於和用謂治民之事以足用也 正義曰和

謂百姓和諧用謂財用豐足

懋謹按和疑利字之誤易稱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傳稱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竝可證利用二字之義利與和字形相似荀子正名篇利而不流楊倞注曰利或爲和又臣道篇故君子安禮和樂今本作安禮樂利與上文不合蓋亦字之誤也說詳諸子平議此經利用誤爲和用鄭君不能是正而孔氏又曲爲之

說分和用爲二義益非經旨下文曰致物用以立民紀也物亦利之誤字古文利作𠄎與物相似因誤爲物耳鄭云變和言物互之也夫和之與物其義絕遠安得互見乎

見以蕭光

注曰見及見閒皆當爲覲字之誤也

樾謹按見以蕭光卽閒以蕭光也見閒聲近因而致誤耳下文見閒以狹𧇧當亦作見以狹𧇧經師相傳以此經兩見字皆當讀爲閒故於下見字旁注閒字以明見之爲閒而傳寫誤入正文遂成見閒矣鄭又

合見閒爲覲夫閒字自有閒襍之義何必作覲乎覲字不見於說文鄭讀恐未足據

築宮仞有三尺

樾謹按此本作築宮仞有三尺官與館古同字說詳尙書堯典篇鞭作官刑築官者築館也毛傳瞻卬篇引此文亦作宮蓋由學者不知官字之義而誤改也正義引尙書夏傳云築官有三尺其字不誤但脫仞字耳鄭彼注反曰官當爲宮信考古之難矣

風戾以食之

注曰風戾之使露氣燥 正義曰戾乾也

樾謹按鄭意謂戾之使燥非以燥字釋戾字也戾之言反也太元元錯篇曰戾相反元衝篇曰戾內反是戾有反義淮南覽冥篇舉事戾蒼天高注曰戾反也此經戾字亦當訓反言就風前反覆之使露氣乾燥也戾字絕無乾燥之義乃釋文曰戾燥也正義曰戾乾也誤會注意妄為之說唐以後訓詁此類多矣古之獻繭者其率用此與

注曰問者之辭 正義曰夫人曰獻繭之法自古如此邪重事之義故問之也

樾謹按與字通作邪陸德明經典釋文序曰邪也弗

殊故與字亦通作也古之獻繭者其率用此與言古之獻繭者其法用此也此記人之辭以結上文非發問也鄭不解與字之義誤以為問者之辭正義并以為夫人所問其失經意更甚矣上文夫人曰此所以為君服與與字亦即也字世婦獻繭本所以為君服初無可疑何待致問乎王氏引之經傳釋詞謂與字與也字同然所引止論語於予與何誅於予與改是二語不知此經兩與字皆即也字可補釋詞之闕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注曰然猶而也

樾謹按此當於然字斷句然猶焉也大戴記曾子大
孝篇正作國人皆稱願焉可謂檀弓篇穆公召縣子
而問然注曰然之言焉也此然字亦與彼同鄭訓爲
而失之

如語焉而未之然

注曰如有所以語親而未見答

樾謹按廣雅釋詁然鷹也鄭意以未之然爲未之鷹
故其解如此但此經自如懼不及愛然至如將復入
然凡四句一律句末皆用然字安得以未之然連讀
乎鄭注誤矣說文之部之出也凡之字語詞居多此

之字乃其本義未之者未出也如語焉而未之者如
語焉而未出也奠酒之時如父母之在其前故孝子
常若有所告語而未出諸其口者鄭不解之字之義
因失其解耳

宿者皆出其立卑靜以正如將弗見然

注曰宿者皆出謂賓助祭者事畢出去也如將弗見
然祭事畢而不知親所在思念之深如不見出也
樾謹按如不見出者謂賓出而孝子如不見之蓋孝
子思念之深不知祭事之已畢也此出字卽宿者皆
出之出注義甚明正義謂如將不復見顏色出然則

不知何語矣

不求其為 祭統

注曰為謂福祐為己之報

樾謹按詩鳧鷖篇福祿來為箋曰為猶助也然則不求其為者不求其祐助也此為字當從彼箋義若依此注則經文為不備矣

執醴授之執鐙

注曰執醴授醴之人授夫人以豆則執鐙 正義曰謂夫人獻尸以醴齊之時此人酌醴以授夫人至夫人薦豆之時此人又執豆以授夫人是獻之與薦皆

此人所掌故云執醴 授醴之人

樾謹按薦豆之時不得復名此人為執醴矣且禮有五齊即用以用二齊之法而言朝踐酌醴齊饋食酌盎齊安得專以執醴為名乎醴當讀為禮內則篇宰醴負之注曰醴當為禮聲之誤也儀禮士冠禮士昏禮諸篇鄭注竝有此文是醴禮二字禮經通用執醴即執禮也文王世子篇 秋學禮執禮者詔之雜記篇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皆執禮二字之證夫人薦豆由執禮者授之故曰執禮授之執鐙也

仁足以與之

注曰仁足以與之與其先祖之銘也非有仁恩君不使與之也

樾謹按與猶爲也仁足以與之言仁足以爲之注云與其先祖之銘言爲其先祖之銘又云君不使與之言君不使爲之此經及注三與字皆當讀作爲管子戒篇自妾之身之不爲人持接也尹知章注曰爲猶與也然則與亦猶爲矣古與爲二字通用孟子公孫丑篇得之爲有財此爲字當讀作與離婁篇所欲與之聚之此與字當讀作爲

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

經解

樾謹按大戴記四代篇曰聖知之華也故聖與知古得通稱仁聖禮義卽仁知禮義也鄉飲酒義曰仁義接賓主有事俎豆有數曰聖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又大戴記盛德篇曰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馬之官以成聖司寇之官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禮凡以聖與仁義禮竝言者聖卽知也鄭於鄉飲酒義注曰聖通也所以通賓主之意也殆猶未達古義矣

昏姻之禮

注曰婿曰昏妻曰姻

樾謹按爾雅釋親曰壻之父為姻婦之父為婚又曰
婦之黨為婚兄弟壻之黨為姻兄弟白虎通嫁娶篇
曰婚姻者何謂也婚者昏時行禮故曰婚姻者婦人
因夫而成故曰姻詩云不惟舊姻謂夫也又曰燕爾
新婚謂婦也說文女部婚婦家也禮娶婦以昏時婦
人陰也故曰婚姻壻家也女之所因故曰姻廣雅釋
親曰婦之父曰婚言壻親迎用昏又恆以昏夜成禮
也壻之父曰姻姻因也女往因媒也博考古書無以
昏屬壻姻屬婦者鄭君注昏禮亦曰女氏稱昏壻氏
稱姻是也此注獨言壻曰昏妻曰姻孤文無證恐不

足據正義謂爾雅據男女父母此據男女之身斯亦
曲說矣

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

注曰苦謂不至不答之屬

樾謹按詩四牡篇王事靡盬傳曰盬不堅固也字亦
作楷荀子議兵篇械用兵革繇楷楊倞注曰楷不堅
固也字又作苦周官典婦功辨其苦良鄭司農讀苦
為盬呂氏春秋誣徒篇從師苦而欲學之功也高誘
注曰苦讀為盬會之盬是也夫婦之道苦謂夫婦之
道不堅固也鄭注但釋其大意而不及苦字之義學

者遂以爲卽甘苦之苦非古訓矣

卽安其居節醜其衣服卑其宮室哀公問

注曰卽就也醜類也就安其居處正其衣服教之節
儉與之同利者上下俱足也正義曰節醜其衣服
者節正也醜類也又正其民衣服使得其類也

樾謹按鄭君作注時蓋作卽安其居卽醜其衣服故
曰卽就也又曰就安其居處正其衣服一就字總釋
兩卽字安其居處釋安其居正其衣服釋醜其衣服
醜字鄭訓爲類而因其義未顯故又轉訓爲正周官
小宗伯職類社稷宗廟鄭注曰類者依其正禮而爲

之是其義也至教之節儉四字自釋卑其宮室以下

四句之義與此無涉自經文卽字涉注文而誤作節
正義遂謂鄭注正字是釋節字臆爲之說曰節正也
而經文之誤不可復正矣然鄭解此經亦有違失按
兩卽字皆當讀爲則大戴禮哀公問於孔子篇作則
安其居處醜其衣服可證也卽與則古同聲而通用
王制篇必卽天倫注曰卽或爲則是也卽安其居者
則安其居也卽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者則醜其衣服
卑其宮室也兩卽字皆承上之詞射義篇則燕則譽
屮用兩則字與此正同但句有長短耳醜其衣服謂

惡其衣服文十八年左傳醜類惡物杜注曰醜亦惡也鄭不解卽字之義故并醜字之義而失之物恥足以振之

注曰振猶救也

樾謹按儀禮士喪禮拒用巾古文拒作振是振與拒通物恥足以振之者振乃拒之段字爾雅釋詁拒拭刷清也然則拒與拭刷同義言足以拭刷之也鄭訓爲救未得其旨

大王之道也

樾謹按上文言三代明王之政此乃獨舉一周之大

王於義可疑卽謂就周而言豈文王不行此道乎大疑當讀如本字大王之道也言此是王之道也王言大王猶邑言大邑邦言大邦尊稱之耳周易臨六五曰大君之宜文法正與此同上文言三代明王祭義篇又言天下之盛王明之言盛也淮南子說林篇長而愈明高注曰明猶盛也盛之言大也國語越語盛而不驕韋注曰盛元氣廣大時也然則或言明王或言盛王或言大王其實一也詩文王有聲篇皇王維辟傳曰皇大也是皇王卽大王也春秋經書天王廣雅釋詁曰天大也是天王亦卽大王也鄭不知古有

大王之稱而以周之大王當之釋文遂音大爲泰恐非經旨大戴記哀公問於孔子篇文與此同而永樂大典本作先王之道也或疑大典本誤非也小戴記作大王大戴記作先王文各不同正以孔子所言本無專指之人故學者傳述不妨異詞曰大王之道可也曰先王之道可也自鄭注誤解以爲周之大王於是并改大戴記之先王爲大王矣大典本幸存其舊若以爲誤則此文載於小戴記學者童而習之鄭注陸音犁然俱在安得誤大爲先乎以是言之大典本先字正大戴記之本文而小戴記之大王泛指先王

明矣墨子非命下篇曰考先聖大王之事是其義也又孔子閒居篇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弛其文德協此四國大王之德也此大字亦當讀如本字大王之德猶云王之德也蓋上文云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兩引詩皆所以明三代之王之德乃一則曰三代之德也一則曰大王之德也言三代卽不言王言王卽不言三代正古人文法錯綜之妙後世不達古人文法無以得其義矣

客出以雍徹以振羽

仲尼燕居

注曰采齊雍振羽皆樂章也

樾謹按論語八佾篇三家者以雍徹荀子正論篇雍而徹乎五祀淮南主術篇奏雍而徹是徹立歌雍不歌振羽也疑此經本作客出以振羽徹以雍傳寫互易之耳鄭作注時必猶未誤故周官樂師職及徹帥學士而歌徹注云徹者歌雍雍在周頌臣工之什又小師職徹歌注云於有司徹而歌雍蓋鄭見諸書皆言歌雍以徹故雖經文不言所歌何詩而可以決其爲雍也若此經別言徹以振羽則鄭何得決其必爲雍乎且此經所論是大饗之事而小師職於徹歌之

下卽繼之曰大饗亦如之使此經論大饗有徹以振羽之文鄭必不容無說矣乃鄭不置一語及賈公彥作疏始爲之說曰其大饗饗諸侯之來朝者徹器亦歌雍若諸侯自相饗徹器卽歌振鷺故仲尼燕居云大饗有四焉云徹以振羽振羽當爲振鷺是其事也夫賈氏有此分別之論何以鄭無一語可知賈所見禮記作徹以振羽鄭所見禮記作徹以雍也鄭注云采齊雍振羽皆樂章也先雍而後振羽蓋亦後人所改非鄭君之舊矣

目巧之室則有奧阼

注曰目巧謂但用巧目善意作室不由法度猶有奧
阼賓主之處也 正義曰奧阼賓主之處也者爾雅
云西南隅謂之奧奧之外則有賓位所在東階謂之
阼故曰賓主之處

樾謹按凡經單言阼不言阼階者皆謂東序郊特牲
篇適子冠於阼注曰東序少北近主位也是其地也
室中以奧爲尊尊者居之堂上以阼爲主主人位焉
故無奧阼則亂於堂室雖目巧之室而必有之也鄭
注賓主之處四字義本未安何也阼但是主之處而
非賓之處至奧在室中則更與賓無涉正義曲成鄭

意謂奧之外則有賓位所在失之迂矣經言奧而不
言奧外且賓位在戶牖之間亦不正當奧外也

耆欲將至 孔子閒居

注曰耆欲將至謂其王天下之期將至也

樾謹按中庸篇云禍福將至此云耆欲將至耆欲卽
福也以人而言則耆之欲之謂之耆欲以事物而言
則凡可耆可欲者亦謂之耆欲猶好之謂之好經典
中喜好字是也可好者亦謂之好經典中美好字是
也樂之謂之樂經典中哀樂字是也可樂者亦謂之
樂經典中禮樂字是也後人不通古訓妄分音讀今

按上文云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
哀樂相生此五句一氣貫注哀卽上文哀字無異讀
也然則樂亦上文樂字有何異讀乎明乎此則知此
篇之耆欲卽中庸篇之福矣凡美惡不嫌同辭月令
篇之節耆欲禁耆欲以耆欲之不善耆言也祭統篇
之興舊耆欲及此篇之耆欲將至以耆欲之善耆言
也猶好德好色同謂之好也王肅作家語乃改爲有
物將至足徵其不達古義矣

民猶得同姓以弑其君

坊記

榘謹按得當讀爲王德狄人之德古字通也德同姓

以弑其君若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國人奉之以弑昭
公是也鄭不釋得字蓋誤以本字讀之

惟朕文考無罪

注曰文考文王也

王氏引之經義述聞曰稱祖稱考無冠以諡者文考
乃贊美之稱謂有文德之考耳非諡也

榘謹按王說非也古人稱祖稱考未嘗不冠以諡周
書成開篇余小子思繼厥常以昭文祖之守定武考
之烈是成王稱文王爲文祖武王爲武考也本典篇
王在東宮告周公曰嗚呼朕聞武考云云周公拜手

稽首曰臣聞之文考云云是成王稱武王爲武考周公稱文王爲文考也祭公篇以予小子揚文武大勳宏成康昭考之烈是穆王稱昭王爲昭考也安得謂稱祖稱考無冠以諡者乎

易曰不耕穫不菑畲凶

注曰田一歲曰菑二歲曰畲三歲曰新田正義曰案爾雅釋地云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此云三歲曰新田者誤也

樾謹按此鄭所據爾雅與今本不同非誤也爾雅釋天曰春爲蒼天夏爲昊天尙書堯典正義曰鄭元讀

爾雅曰春爲昊天夏爲蒼天卽其例矣周易无妄虞注亦云二歲曰畲可知鄭說之有據又爾雅釋山曰多草木岫無草木岫石戴土謂之崔嵬土戴石爲硯而毛公涉岫篇傳卷耳篇傳其義皆正與爾雅反凡此之類當由所見本不同非盡傳寫之誤

橫從其畝

注曰橫從橫行治其田也釋文曰橫行治其田本亦作遊行治其田

樾謹按毛詩作衡從其畝故傳曰衡獵之從獵之釋文引韓詩作橫由其畝東西耕曰橫南北耕曰由其

說亦與毛同此經引詩上字既同韓詩作橫疑下字亦同韓詩作由由卽從也曲禮篇由客之左注曰由從也是也鄭君注禮時未見毛詩故不悟由之卽爲從而疑東西耕可謂之橫南北耕不可謂之由於是不用韓詩說而自爲之說曰橫由橫行治其田也蓋由字本有行義廣雅釋詁曰由行也鄭訓橫由爲橫行其意如此若使經文本作橫從則鄭豈不知其爲一從一橫之義而必別爲之說乎自毛詩出而學者遂改禮記以就毛詩於是鄭君之意晦矣其一本作遊行治其田者遊與由通左傳養由基後漢班彪傳

作遊基是其證也疑此經由字有作遊者鄭注曰橫遊橫行治其田也傳寫奪下一橫字遂作遊行治其田矣卽此可爲經文作橫由其畝之證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

忌憚也

中庸

注曰君子而時中者其容貌君子而又時節其中也小人而無忌憚其容貌小人又以無畏難爲常行是其反中庸也

樾謹按鄭以容貌爲說其義甚淺蓋因句中有而字當有兩義故不得已爲此解耳今按兩而字皆當讀

作能古書能字作耐又或省作而周易屯彖傳宐建
侯而不甯鄭讀而曰能履六三眇能視跛能履虞翻
本能作而周秦閒書以而爲能者不可勝數故呂氏
春秋士容論篇柔而堅虛而實淮南子原道篇行柔
而剛用弱而強高誘注竝曰而能也君子而時中者
君子能時中也小人而無忌憚者小人能無忌憚也
下文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又曰中庸不可
能也皆與君子能時中文義相應小人不能時中而
能無忌憚無忌憚者鄭注所謂不畏難也惟不畏難
故能爲人所不能爲以求合乎中庸而不知正與中

庸之道相反是謂小人之中庸矣小人之中庸卽其
反中庸也鄭不知兩而字當讀爲能故此經之義不
顯而王肅本於小人之中庸句又妄增反字大非經
旨矣

夫政也者蒲盧也

注曰蒲盧蜾蠃謂土蜂也蒲盧取桑蟲之子去而變
化之以成爲己子政之於百姓若蒲盧之於桑蟲然
樾謹按此承人存政舉而言下文卽繼之曰故爲政
在人若從鄭注則於下意不貫矣孔子以蒲盧喻政
蓋以文武之政不能自舉而必待其人猶蒲盧不能

自生而必待桑蟲之子也鄭解未得經旨近解皆從沈括夢溪筆談蒲葦之說則更非矣家語作夫政者猶蒲盧也待化而成此王肅所增益固不足據然待化而成頗合待人而舉之意轉視鄭義爲長矣

言前定則不跲

注曰跲躓也 正義曰將欲發言能豫前思定然後出口則言得流行不有躓蹶也

樾謹按言出於口無躓蹶之慮張參五經文字曰恰其劫反禮作跲然則跲當讀爲恰老子將欲儻之釋文引顧注曰儻閉塞也儻卽恰字恰本從合聲故或

從翕聲耳言前定則不恰謂言得流行不有閉塞也非躓蹶之謂

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

注曰反古之道謂曉一孔之人不知今王之新政可從

樾謹按古之道卽先王之道孟子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乃以反古之道而裁及其身義殊可疑大戴記哀公問五義篇孔子對哀公曰生乎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爲非者不亦鮮乎卽此而言足知鄭義之非矣反猶變也詩猗

嗟篇四矢反分韓詩作四矢變分是反與變義通故
列子仲尼篇回能仁而不能反張湛注曰反變也反
古之道卽變古之道蓋旣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
勢必生今之世而變改先王之道宜乎裁及其身矣
小德川流

注曰小德川流浸潤萌芽喻諸侯也 正義曰若以
諸侯小德言之如川水之流浸潤萌芽
樾謹按小德川流大德敦化相對爲文若解作如川
水之流則與敦化不對矣川當讀爲順順從川聲古
文以聲爲主故卽以川爲順周易坤卦釋文曰坤本

又作𣶒乃隸書川字以川爲坤者讀川爲順也乾
象傳曰天行健健卽是乾則順卽是坤矣說詳周易
小德順流言小德順承而流行也自段借之義不明
而經文之平易者變爲艱深矣

詩曰衣錦尙絅惡其文之著也
注曰錦衣之美而君子以絅表之爲其文章露見似
小人也 正義曰詩本文云衣錦褻衣此云尙絅者
斷絕詩文也又俗本云衣錦褻裳又與定本不同
樾謹按作衣錦褻裳者是也古本禮記蓋作衣錦絅
尙絅乃褻之異文尙乃裳之段字古文以聲爲主裳

從尙聲故卽以尙爲裳也詩鄭風丰篇曰衣錦褰衣
裳錦褰裳記人撮舉其辭曰衣錦絅尙猶雞鳴篇東
方明矣朝旣昌矣說文日部引作東方昌矣編篇混
夷駝矣維其喙矣說文口部咽下引作犬夷咽矣竝
合兩句爲一句也經師相傳以此絅尙卽詩之褰裳
遂有改其字以從毛詩者正義所謂俗本是也雖非
戴記之舊然其文固未誤自段借之義不明學者見
古本作衣錦絅尙而不知尙爲裳之段字則疑其義
之不可通遂移尙字於絅字之上而作衣錦尙絅於
是唐人作定本從之相沿至今莫能是正矣

仁者人也道者義也

表記

注曰人也謂施以人恩也義也謂斷以事宜也
樾謹按下文至道以王義道以霸考道以爲無失是
道之所包者廣義字不足以盡之正義於下文曲爲
之說曰道有至有義有考是一道之內兼有三種與
前經不同者隨大小異言今按此經云仁者右也道
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自是統論大體豈反舉
其小者而言乎義疑我字之誤左右人我相對成文
道者我也卽上文所謂君子議道自己也我與義字
形相似又涉下文諸義字而誤孟子公孫丑篇非義

襲而取之也王氏引之謂義字乃我字之誤說詳經義述聞通說正與此同
又按下文云是故君子以義度人則難爲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已矣此義字亦我字之誤君子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故不以我度人而以人望人所謂責已重以周待人輕以約也鄭注曰以先王成法儼度人則難中也當以時人相比方耳其說殊爲未安由不知義字爲我字之誤耳下文曰是故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又曰是故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己此卽不以我度人之意

恥費輕實

注曰恥費不爲辭費出空言也
樾謹按不爲辭費而但曰恥費安知所費之爲辭乎
注義非也費當讀爲拂中庸篇君子之道費而隱釋文曰費本又作拂鄭彼注曰費猶俛也正義以違費解之此費字與中庸篇同恥費者恥其違費也蓋承尊仁畏義而言惟恐有所違費乎仁義以爲深恥而財貨在所不重是謂恥費輕實
事君遠而諫則調也

正義曰若與君疏遠強欲諫諍則是調佞之人望欲

自達也

樾謹按諫之與調相去絕遠且調之術亦多矣豈必藉諫以行其調乎卽謂事所或有然聖人立言不當設或有之事以爲說使後之爲君者得借此以拒遠臣之諫也調當讀爲陷遠而諫則陷也卽古所謂陷諫也白虎通諫諍篇人懷五常故知諫有五其一曰諷諫二曰順諫三曰闕諫四曰指諫五曰陷諫陷諫者義也惻隱發於中直言國之害勵志忘生爲君不避喪身此義之性也事君遠而諫正所謂爲君不避喪身者故謂之陷言其將陷於罪也孔子論諫曰吾

從於諷是陷諫本非聖人所貴求信而諫以爲謗已古人所戒也此經以遠而諫則陷近而不諫則尸利相對爲文皆非事君之正道然以遠而諫爲調則又太過矣調或作諂與陷並從自聲故得通用乃鄭君無注則已不知調爲陷之段字正義曲爲之說固無怪矣

臣儀行

繼衣

注曰儀當爲義聲之誤也言臣義事則行也正義曰謂臣有義事則奉行之

樾謹按鄭破儀爲義非也當仍讀如本字儀之言儀

度也說文人部儀度也國語周語曰儀之于民而度之于羣生又曰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是儀與度同也臣儀行謂當儀度而行下文不援其所不及不煩其所不知皆是

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

注曰莊士亦謂士之齊莊得禮者今為大夫卿士正義曰大夫卿士覆說言莊士即大夫卿之典事者士事也

懋謹按禮記原文當作毋以嬖御士疾莊士與上文毋以嬖御人疾莊后兩句一律鄭注今為大夫卿士

當作或為大夫卿士蓋鄭所據本作莊士而別本有作大夫卿士者故鄭記其異如此周書祭公篇作汝無以嬖御士疾大夫卿士無莊士二字鄭所見別本蓋亦如此矣乃注中大夫卿士四字傳寫誤入正文又改注文或為作今為正義乃從而曲為之說其義殊不可通當訂正

心莊則體舒

注曰莊齊莊也

懋謹按下句心肅則容敬肅與敬義相近莊與舒則義不相近矣鄭注非也莊當讀為壯檀弓篇柳莊漢

書古今人表作柳壯是莊壯古通用詩君子偕老篇
鄭箋顏色之莊與釋文曰莊本又作壯莊子天下篇
不可與莊語釋文曰莊一本作壯竝其證也說文七
部壯大也心壯則體舒言心廣大則體安舒也大學
篇心廣體胖義與此近

大功貌若止 閒傳

注曰止謂不動於喜樂之事

樾謹按不動於喜樂之事則是實言其情何若之有
上云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枲皆見其貌與服相稱
此言若止義亦宜然止當讀為苴說文艸部苴麻也

一曰苴卽枲也是枲與苴同類齊衰與大功竝牡麻
經於齊衰曰若枲於大功曰若苴義蓋相近作止者
音近而通用也廣雅釋室苴隄也苴之訓隄疑卽讀
為止止為下基故為隄耳苴可通作止止亦可通作
苴以本字讀之非是鄭注曰枲或為似似者枲之段
字則止亦苴之段字可知矣

苴翦不納

注曰苴今之蒲苴也

樾謹按經文當作平翦不納注文當作平今之蒲平
也皆傳寫之誤釋名釋牀帳曰蒲平以蒲作之其體

平也然則漢時自有蒲平之名故鄭據以爲說平乃
席名說文草部蕩蒲子可以爲平席是也初非萃萍
之萃安得從艸因蒲字從艸而平字亦誤從艸猶月
令篇地氣且泄因泄字從水而且字亦誤從水樂記
篇及優朱儒因儒字從人而朱字亦誤從人古書如
此者多矣平誤作萃而上萃字又誤作芞於是并改
經文爲芞翦不納釋文遂音戶嫁反知此字之誤由
來已久夫蒲與萃本非同類之物安得並言之曰蒲
萃而芞者地黃也非蒲亦非萃也安得以芞爲今之
蒲萃卽此可決其誤矣釋名蒲平一條俗本誤作蒲

草畢氏沅據太平御覽所引訂正今從之

因以飾羣別親疏貴賤之節

三年問

樾謹按此當以十一字爲句荀子禮論篇文與此同
楊倞注曰羣別謂羣而有別也是古人以羣別連讀
然楊氏解羣別之義尙未盡得羣與別爲對文羣之
與別猶親之與疏貴之與賤也親疏貴賤至今猶爲
恆言而羣別之語後世罕聞之正義讀因以飾羣四
字爲句失其旨并失其讀矣

然而從之

樾謹按從字注及正義皆無解釋文無音則當讀如

本字從與由同義上云將由夫患邪淫之人與此云然而從之從卽由也漢書張騫傳注曰從由也是其證也下文曰然而遂之遂卽從也文選嵇叔夜與山巨源絕交書注引國語賈注曰遂從也是其證也荀子禮論篇作然而縱之蓋後人不得其旨而加系旁耳王氏經義述聞謂當從荀作縱非是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深衣

注曰袂屬幅於衣詘而至肘當臂中爲節臂骨上下各尺二寸則袂肘以前尺二寸肘或爲腕正義曰袂長二尺二寸并緣寸半爲二尺三寸半除去其縫

之所殺各一寸餘有二尺一寸半在從肩至手二尺四寸今二尺一寸半之袂得反詘及肘者以袂屬於衣幅闊一尺二寸身脊至肩但尺一寸也從肩覆臂又尺一寸是衣幅之畔覆臂將盡今又屬袂於衣又二尺一寸半故反詘其袂得及於肘也
樾謹按袂長二尺一寸半加衣幅之畔一尺一寸則爲三尺二寸半除從肩至手二尺四寸僅餘八寸半安得反詘之及肘乎肘當從或本作腕於義方安否則必不能及且使袂果及肘亦嫌太長不便于事也
遂以奇算告投壺

注曰畢則司射執奇算以告於賓與主人也 正義
曰奇餘也謂左右數鈞等之餘算 太
懋謹按左右數鈞等之餘算有純有奇下文曰某賢
於某若干純奇則曰奇然則餘算不得概謂之奇也
且投壺與射禮同儀禮鄉射禮曰釋獲者遂進取賢
獲執以升自西階盡階不升堂告于賓大射儀曰釋
算者遂進取賢獲執之由阼階下北面告于公鄭注
竝曰賢獲勝黨之算也若然則所執以告者止是勝
黨之算非兼執左右之餘算以告也此云遂以奇算
告義不可通當作遂以其算告大戴記投壺篇曰有

勝則司射以其算告是其證也據釋文云一本此句
上更有有勝者司射五字誤今按有此五字者是也
禮記原文正作有勝者司射遂以其算告與大戴記
同其算謂勝者之算即儀禮所謂賢獲也其算誤為
奇算蓋以兩聲相近又涉上下文皆有奇字而誤學
者謂遂以奇算告即承一算為奇而言乃刪去有勝
者司射五字其幸而存者反以為誤而此經之義不
可通矣注中奇算亦當作其算乃後人所改非鄭君
之舊若如今本則上下文奇字皆謂一算為奇獨此
奇字謂左右數鈞等之餘算鄭安得無說乎

不習其謀

儒行

注曰不習其謀口及則言不豫其說而順也正義
曰逢事則謀不豫習也

懋謹按注意甚晦正義所解疑亦非經旨習之言重也周易坎彖傳曰習坎重險也是也不習其謀猶不重其謀言謀定則行不重習也故為特立之儒其飲食不溲

注曰恣滋味為溲溲之言欲也正義曰溲之言欲也即濃厚也

懋謹按方言藹厚也溲與藹通不溲即不厚鄭訓為

欲其說轉迂

靜而正之

正義曰靜而正之者謂靜退自居而尋常守正不傾躁也

懋謹按之字疑衍文也經文本作靜而正正義述經本作靜而正者故曰謂靜退自居而尋常守正若作靜而正之則之字必有所指正之者正何事乎不得但以守正為解矣蓋陳言而伏靜而正兩句一律下文曰上弗知也麤而翹之又不急為也鄭注曰君不知已有善言正行則觀色緣事而微翹發其意使知

博學以知服

之又必舒而脫脫焉所謂善言者卽陳言而伏之言所謂正行者卽靜而正之正注意甚明後人誤謂靜而正句與麤而翹之相對遂于正下增之字使成偶句耳

注曰博學以知服不用己之知勝於先世賢知之所言也 正義曰謂廣博學問猶知畏服先代賢人言不以己之博學凌夸前賢也

懋謹按服非畏服之謂服當讀爲良說文又部良治也從又從口口事之制也經典無良字皆以服爲之

鄭石制字予服此卽段服爲良之證良從口故有制義尙書盤庚篇先王有服言先王舊有制度也襄三十年左傳上下有服言上下皆有節制也其說各見本經博學而知服者謂博學而知節制也不然則泛濫而無歸矣

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不愚君王不累長上不閔有司故曰儒

懋謹按上文所陳十五儒皆以儒有起有如此者結此文亦以儒有起而以故曰儒結之既不與上文一律且義亦未足豈所謂儒者止以其不愚君王不累

長上不閔有司乎疑傳寫錯誤儒有不隕獲至不閔有司當在上文其尊讓有如此者之前與前所列十五儒一律孔子說儒者之行蓋十有六也不煩恩其君王不負累其長上不憂閔其有司故謂之尊讓矣上文溫良者仁之本也至猶且不敢言仁也當在此文故曰儒之上乃孔子總論儒行也自傳寫錯誤而十六儒止存十五儒鄭君說溫良者一節爲聖人之儒行說儒有不隕獲於貧賤一節爲孔子自謂異義橫生大非經旨矣今訂正如左

儒有不隕獲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不怨君王不累長上不閔有司其尊讓有如此者溫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孫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故曰儒

舉而不能先 大學

注曰舉賢而不能使君以先己

樾謹按如注義則當曰不能使之先己於文方足不當但曰不能先也先蓋近字之誤見善而不能舉舉而不能近與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正相對

成文近字古文作𠄎篆書作𠄎先字篆書作𠄎兩形相似因而致誤耳

必自小人矣

正義曰言為人君長於國家而務積聚財以為己用者必自為小人之行也

懋謹按必自小人者必用小人也詩縣篇自土沮漆江漢篇自召祖命毛傳鄭箋竝曰自用也大傳篇自仁率親鄭注亦曰自用也正義所解未得其旨彼為善之

注曰彼君也君將欲以仁義善其政

懋謹按鄭注以彼屬君言其義始不可通或疑其有闕文矣彼當以小人言此句申說上文必自小人之義言長國家而務財用所以必用小人者以務財用之事惟彼為善之也善與能同義荀子勸學篇非能水也楊注曰能善也彼為善之猶云彼為能之耳

母拜之

冠義

正義曰今唐禮母見子但起立不拜也案儀禮廟中冠子以酒脯奠廟訖子持所奠酒脯以見於母母拜其酒脯重從奠者處來故拜之非拜子也

懋謹按經明言母拜之之字即指冠者與下文兄弟

拜之一律安得謂拜洒脯乎疏義非也古人行禮雖尊者亦拜儀禮燕禮篇公立卒爵坐奠爵拜執爵興主人答拜是君拜臣也特牲饋食禮上養洗爵升酌酢主人主人拜受爵按上養卽主人之嗣子是父拜子也然則母之拜子本無可疑必執唐禮以繩之宐其不通矣

敬慎重正而後親之禮之大體而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

昏義

樾謹按禮之大體而五字衍文也此經本云敬慎重正而後親之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正

義釋此經曰敬慎重正者言行昏禮之時必須恭敬謹慎尊重正禮而後男女相親此釋敬慎重正而後親之一句也其下竝不及大體之義是其所據本無此五字明矣下經曰夫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射鄉此禮之大體也正義曰此經因昏禮爲諸禮之本遂廣明禮之始終始則在於冠昏終則重於喪祭其間有朝聘鄉射是禮之大體之事也然則禮之大體所包者廣若敬慎重正而後親之卽爲禮之大體則與正義所說不合矣故知此五字當爲衍文不獨於義不當有且以文法論所以上亦

不當有而字也

教成祭之

注曰祭之祭其所出之祖也 正義曰教成祭之者謂三月教之其教已成祭女所出祖廟告以教成也 樾謹按教成祭之當作教成之祭傳寫誤倒之說詳王氏引之經義述聞惟教成二字尙未得其義今按上文鄭注曰嫁女者必就尊者教成之教成之者女師也然則教成二字當連讀教成者教而成之也蓋先嫁三月或於公宮或於宗室受婦德婦言婦容婦功之教謂之教成是日也卽祭其所出之祖謂之教

成之祭夫自十年受姆教以來此四德者亦旣備聞之矣然不敢自以爲有成也故必就尊者教成之教成乃禮之名目於先嫁三月舉行此禮 日而畢矣禮畢卽歸其家矣若從正義說以爲三月教之豈必待成昏之前一日而始歸乎且成與不成以何者爲效驗乎自教成之義不明而教成之祭遂誤作教成祭之經文之誤由於經義之晦也

又按鄭注曰教成之者女師也阮氏校勘記曰惠棟校宋本無成字岳本教成之作其教之今按此皆後人以意刪改也上句云必就尊者教成之此句云教

成之者女師也兩句相承不容有異

民知尊長養老而后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后成教鄉飲酒義

正義曰而后乃能入孝弟者人若知尊長養老則能入孝弟之行也民入孝弟謂入門而能行孝弟出尊長養老者謂出門而能尊長養老也

懋謹按上入字衍文也經文本云民知尊長養老而后乃能孝弟今衍入字者即涉下句而誤耳如正義所說則兩入字文同而義異鄭何得無說乎
愁之以時察

注曰察猶察察嚴殺之貌察或為殺

懋謹按殺本字也察段字也殺之通作察猶殺之通作蔡說文米部蔡篆下徐鍇引左傳殺管叔而蔡蔡叔今定四年傳作蔡蔡叔是其例也鄭訓嚴殺正得其義乃不知察之即為殺而必以察察釋之於義轉

迂矣

與為人後者射義

注曰與猶奇也後人者一人而已既有為者而往奇之是貪財也

懋謹按與之訓奇未聞其義且奇為人後義亦未明

鄭君徒以爲人後者禮所不禁乃與賁軍之將亾國
之大夫竝論故不得已從與字生義曲爲之說恐不
然也後疑役字之誤孟子公孫丑篇不仁不智無禮
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爲役由弓人而恥爲弓矢人
而恥爲矢也是古有爲人役之說王制曰凡執技以
事上者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凡執技以事上者不
貳事不移官出鄉不與士齒此經爲人役者卽其人
矣其人本賤出鄉卽爲士所不齒故曰賁軍之將亾
國之大夫與爲人役者不入其餘皆入役與後字形
相似又經中多言爲人後罕言爲人役因而致誤耳

有庶子官

燕義

注曰庶子猶諸子也周禮諸子之官司馬之屬也

正義曰天子謂之諸子諸侯謂之庶子其所職掌諸
子庶子同也故此記雖明諸侯庶子職掌其所載之
事皆諸子職文也

樾謹按庶與諸乃疊韻字周官庶氏注曰庶讀如藥
煮之煮者從者聲諸亦從者聲庶可讀如煮故亦可
讀如諸周官作諸子儀禮禮記作庶子乃各經用字
之不同鄭明言庶子猶諸子而正義必強爲區別轉
矢之矣

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 喪服四制

注曰不怠哭不絕聲也不解不解衣而居不倦息也
樾謹按禭記篇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
解期悲哀三年憂文與此同鄭彼注曰怠惰也解倦
也然則此經不怠不解義亦常如彼注乃訓為不解
衣則前後異義矣疑鄭注原文本曰不解不倦息也
不解衣而居五字為後人竄入蓋本盧辯注大戴記
本命篇所謂不脫經帶者非鄭義也釋文曰解佳買
反又出解衣曰古買反即此兩字之異讀可知其義
之不同不當混而一之為鄭學者所宜訂正矣

羣經平議卷二十二

德清俞樾

春秋公羊傳

為喪之為其與公盟也與公盟者祿矣曷為獨喪乎
此因其可喪而喪之此其為可喪奈何斬進也 隱元年
何氏解詰曰斬者物事之端先見之辭去惡就善曰
進譬若隱公受命而王諸侯有倡始先歸之者當准
而封之以率其後不言先者亦為所喪者法明當積
漸深知聖德灼然之後乃往不可造次陷於不義
樾謹按如何說以漸進為倡始先歸則止是喪其始

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
注曰不怠哭不絕聲也不解不解衣而居不倦怠也
樾謹按禮記篇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
解期悲哀三年憂文與此同鄭彼注曰怠惰也解倦
也然則此經不怠不解義亦當如彼注乃訓為不解
衣則前後異義矣疑鄭注原本曰不解不倦息也
不解衣而居五字為後人竄入蓋本盧辯注大戴記
本命篇所謂不脫經帶者非鄭義也釋文曰解佳買
羣經平議卷二十三頁反即此兩字之異讀可知其義
之不同不當混而一之為鄭學者所宜訂正矣



羣經平議卷二十三

德清俞樾

春秋公羊傳

曷為衰之為其與公盟也與公盟者眾矣曷為獨衰乎
此因其可衰而衰之此其為可衰奈何漸進也

隱元年

何氏解詁曰漸者物事之端先見之辭去惡就善曰
進譬若隱公受命而王諸侯有倡始先歸之者當進
而封之以率其後不言先者亦為所衰者法明當積
漸深知聖德灼然之後乃往不可造次陷於不義
樾謹按如何說以漸進為倡始先歸則止是衰其始

與公盟耳凡始與公盟者皆得褻之非所謂因其可
褻而褻之也又曰明當積漸深知聖德則并與前說
歧矣今按公羊家有七等之說州不若國國不若氏
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邾婁儀父
本當在書名之等進而書字所謂漸進也若邾婁本
當書字進而書子則其進也太驟矣非漸進之義矣
故與公盟者雖眾而獨褻邾婁儀父者取其適在書
名之等也斯謂因其可褻而褻之矣

曷爲大鄭伯之惡母欲立之已殺之如勿與而已矣
解詁曰如卽不如齊人語也加克者有嫌也段無弟

又稱君甚之不明又段當國嫌鄭伯殺之無惡故變
殺言克明鄭伯爲人君當如傳辭不當自己行誅殺
使執政大夫當誅之克者詁爲殺亦爲能惡其能忍
戾母而親殺之疏曰鄭伯爲人君之法當如傳辭
不與其國而已不宜忍戾其母而親殺之
樾謹按疏義未得注意也傳所謂勿與者卽不親殺
之謂也蓋使執政大夫秉國法以誅之而已不與焉
斯合親親之道矣何休又引禮公族有罪有司讞于
公公曰宥之及三宥不對走出公又使人赦之以不
及反命蓋正所以證明勿與之義非如疏所云也

始滅昉於此乎 二年

解詁曰昉適也齊人語 疏曰胡毋生齊人故知之
若鄭譜云然則詩之道放于此乎之類
樾謹按昉乃俗字當從漢石經作放說詳阮氏校勘
記惟何休訓昉爲適以爲齊人語其實未然今按放
之言極也禮記祭義曰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
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
準推而放諸猶言推而極諸也鄭注曰放猶至也至
卽極也儀禮聘禮記義之至也鄭注曰至極也是至
與極義同也僖二十八年傳曰文公遂衛侯而立叔

武使人兄弟相疑放乎殺母弟者文公爲之也放亦
極也放乎殺母弟乃推極其後而言之也始滅放於
此乎乃推極其前而言之也若前此無滅國者則推
求滅國之事極於此而止矣故曰始滅放於此乎何
解未得其義宣六年傳仇然從乎趙盾而入放乎堂
下而立十二年傳勝乎皇門放乎路衢凡言放乎者
竝至極之義也若訓爲適則不可以爲達詁矣
百金之魚公張之 五年

解詁曰張謂張罔罟障谷之屬也
樾謹按傳文但言張不言張罔罟何解非也詩韓奕

篇孔脩且張毛傳曰張大也桓六年左傳隨張必棄
小國杜注曰張自侈大也百金之魚公張之蓋言棠
有百金之魚故公侈大之也上文曰公曷爲遠而觀
魚登來之也下文曰登來之者何美大之之辭也然
則此文言公張之正所謂美大之也若以爲張罔罟
則與上下文不屬矣
器之與人非有卽爾桓二年
解詁曰卽就也若曰取彼器與此人異國物凡人取
異國物非就有取之者皆持以歸爲有爲後不可分
明故正其本名

械謹按何氏之意蓋謂人之於器不能就而有之必
持歸爲己有恐後不可分別故以其名識之然如此
則當云非卽有爾不當云非有卽爾也今按爾雅釋
詁卽尼也釋文曰尼本亦作昵昵與暱同字古又通
作翻隱元年左傳不義不暱說文黍部引作不義不
翻翻黏也器之與人非有卽爾言器與人不相黏箸
今日爲此人之器明日可爲彼人之器非如地有常
所雖數易主不可遷移故器必從其本名以識別之
也

貴者無後待之如初也

七年

解詁曰無後者施於所奔國也獨妻得配夫託衣食於公家子孫當受田而耕故云爾

樾謹按何氏此解雖本郊特牲寓公不繼世之義然與下句待之如初義不相承殆非也今按無後謂失其國胙也說文后部后繼體君也后與後古通用故繼體之君謂之后亦謂之後尚書洛誥王命周公後是也無後者其子孫不復繼體爲君也然以其嘗託在侯伯之位故雖其子孫不復繼體爲君而仍宜以侯伯之禮待之是謂貴者無後待之如初也國語晉語曰鄆之役親射楚王而敗楚師以定晉國而無後

韋注曰無後子孫無在顯位者是卿大夫之子孫不能嗣守先人祿位亦爲無後蓋古語如此矣

近乎圍也

十年

解詁曰地而言來者明近都城幾與圍無異 疏曰

近讀如附近之近國讀如圍

樾謹按疏所據本蓋作國字故云然其實當從何邵公本作圍隱五年傳曰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彊也然則近乎圍者亦言其彊甚也若作近乎國則上文曰郎者何吾近邑也一言足以明之矣乃又曰吾近邑則其言來戰于郎何近也惡乎近近乎國也其辭

不幾復乎蓋吾近邑也之近以地之相去而言近也
之近以事之相似而言兩近字文同而義異學者混
而一之遂至譌圍字爲國字矣孔氏廣森作通義反
從疏本作國恐後學疑誤故詳辨之

夫人固在齊矣其言孫于齊何念母也正月以存君念
母以首事莊元年

解詁曰禮練祭取法存君夫人當首祭事時莊公練
祭念母而迎之當書迎反書孫者明不宜也

櫛謹按何氏此解甚爲違失傳言正月以存君不言
練祭以存君乃曰練祭取法存君一失也練祭莊公

主之非夫人主之乃曰夫人當首祭事二失也經明
書孫于齊傳亦但言念母不言迎母乃曰念母而迎
之三失也然則此傳當作何解曰接練時錄母之變
此穀梁傳之說公羊無此說也莊公一篇先書元年
春王正月繼書三月夫人孫于齊其書元年春王正
月者明國有君也所謂正月以存君也其書三月夫
人孫于齊者明君有母也春秋記載莊公三十二年
之事以此爲首蓋推莊公之心無有更先于此者也
所謂念母以首事也是時夫人固在齊而曰孫于齊
者猶曰夫人在齊云爾亦猶公在乾侯之比紀其實

也春秋雖託文見義然先世事實豈容以意變亂若使夫人實於此時迎歸而反書曰孫于齊是則記載失實甚矣何以爲春秋乎必於三月書之者是年三月以前無事其下始書夏單伯逆王姬故欲書單伯逆王姬而先書夫人孫于齊正所謂念母以首事矣此未有言𡵈者何以書葬蓋改葬也 三年

榘謹按言字衍文也當作此未有𡵈者蓋謂此年未有天王𡵈之事非謂經文未有言𡵈者也僖十九年傳此未有伐者三十一年傳此未有伐曹者皆其例也莊十八年傳此未有言伐者唐石經無言字以彼

例此可知言字之衍矣

曷爲畏齊也辭殺子糾也 九年

解詁曰時魯新見脅畏齊浚之微弱恥甚故諱使若辭不冝殺子糾也齊自取殺之畏齊怒爲備

榘謹按宣四年傳其言不冝何辭取向也解詁曰爲公取向作辭也恥待義爲利故諱使若莒不冝聽公平伐取其邑以弱之者愈也然則此傳辭殺子糾也文法與彼同亦當解云爲殺子糾作辭也恥行義不終故託爲畏齊之甚不得已而殺之也蓋魯之納子糾義也其卒爲齊殺子糾不義也穀梁傳曰以千乘

之魯而不能存子糾以公爲病矣疑當時諸侯必有以此病魯者故魯人浚洙以自解耳此辭字乃從而爲之辭之辭非固辭不獲命之辭何氏以爲辭不可殺子糾

爾虜焉故魯

之美惡乎至

十二年

解詁曰爾女也謂萬也更向萬曰女嘗執虜於魯侯故稱譽爾惡乎至猶何所至

樾謹按韓詩外傳董仲舒春秋繁露引此文竝作爾虜焉知魯侯之美惡乎是此傳故字古本作知何邵公所據本誤也惟於乎字絕句至字作致屬下讀甚

爲不詞今按爾虜焉知四字爲句言爾虜何所知也魯侯之美惡乎至七字爲句至猶甚也孟子萬章篇充類至義之盡也趙注曰至甚也惡乎至卽惡乎甚因宋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故折之曰魯侯之美惡乎甚也若解作何所至於義轉迂矣何危爾我貳也二十三年

解詁曰莊公有淫佚污貳之行疏曰謂莊公之行既不清潔又不專一

樾謹按傳文止言貳不言污而何解以爲污貳蓋以污釋貳也若如疏義分污貳爲二則污字增出矣今

按貳當讀爲賦玉篇內部賦垢賦也垢賦則有汚義
古字卽以貳爲之廣雅釋言貳汚也王氏念孫疏證
曰貳當作賦

夫人不僂不可使入 二十四年

解詁曰僂疾也齊人語夫人稽留不冝疾順公不可
使卽入

樾謹按夫人 冝疾順公則當云夫人不順不可使
入不當云夫人不疾不可使入然則何解僂字非也
僂當讀爲樓說文手部樓曳聚也古或以婁爲之詩
山有樞篇弗曳弗婁毛傳曰婁猶曳也釋文引馬注

曰婁牽也是樓有牽曳之義公入而夫人亦入是相
牽曳而入也不樓者言不可牽曳也樓僂同聲故得
通用人相牽曳謂之樓猶絲相牽曳謂之縷也說文
辵部邁連邁也言部謨謨謨也行步相連謂之邁言
語相連謂之謨其義竝通矣

何以不稱使以爲臧孫辰之私行也 二十八年

樾謹按爲字衍文也以臧孫辰之私行者言以私事
行不以國事行也今衍爲字失其義矣下文曰曷爲
以臧孫辰之私行可證此文爲字之衍

徒葬乎叔爾 三十年

疏曰謂不得與夫合葬故言徒徒者空也

樾謹按四年傳曰徒葬於齊爾解詁曰徒者無臣子辭也國滅無臣子徒爲齊侯所葬然則此云徒葬乎叔爾亦是無臣子之辭非謂不得與夫合葬也十二年傳曰徒歸于叔爾也豈謂不得與夫同歸乎可知疏義之謬

蓋以操之爲己感矣 三十年

解詁曰操迫也已甚也感痛也迫殺之甚痛

樾謹按詩江漢篇正義引此文作蓋以躁之爲己感矣操與躁竝段字其正字當作剝說文刀部剝絕也

周書曰天用剝絕其命然則剝之爲己感者言齊桓之伐山戎剝絕之太痛也故何解爲迫殺之若操爲操持躁爲躁疾竝非其義

旗獲而過我也 三十一年

解詁曰旗獲建旗縣所獲得以過我也

樾謹按閔二年左傳佩衷之旗也杜注曰旗表也然則旗獲而過我謂表陳其所獲之物而過我也素問四氣調神大論篇王注曰表謂表陳其狀也是其義也蓋旌旗之屬本所以表示行列國語晉語車無退表韋注曰表旌旗也故旌與旗竝有表義僖二十四

年左傳且旌善人哀十六年傳猶將旌君以徇於國
杜注竝曰旌表也旗之爲表猶旌之爲表也若旗獲
而過我爲縣所獲於旗豈旌君以徇於國亦將縣之
於旌乎又旌旗謂之章晉語變非聲章弗能移也注
曰章旌旗也而章亦有表義詩抑篇維民之章毛傳
曰章表也學者習知旌表章表而眇知旗之爲表故
於此傳旗獲之文失其解矣

孰滅之蓋徐莒脅之

僖十三年

解詁曰言脅者杞王者之後尤微是見恐曷而亾
越謹按國雖微弱無因恐曷而亾者何解非也脅當

讀爲協幹而殺之之協字亦作擗廣雅釋詁擗折也
凡物折之則分故折有分義楚辭惜誦篇令五帝以
折中兮王注曰折分也徐莒擗之者謂徐莒擗而分
之也元年傳曰孰亾之蓋狄滅之二年傳曰孰滅之
蓋狄滅之彼惟狄一國故直曰滅之此則徐莒二國
故不直曰滅之而曰擗之正古人屬辭之密矣
此邑也其言嚮何襲邑也 十四年
解詁曰襲者嚮陷入于地中
越謹按嚮陷入于地中而謂之襲未聞其義且如其
說則但曰襲也足矣不必曰襲邑也然則何解非也

今按襲者重襲也廣雅釋詁曰襲重也漢書外戚傳
災變相襲師古注曰襲重累也沙鹿爲河上之邑河
岸有高下沙鹿在其最高之處故謂之襲邑明其重
累在上異乎平地之邑也凡邑不言嘲惟襲邑言嘲
正解所以言嘲之故上句發問不曰嘲者何而曰此
邑也其言嘲何可知何解之非矣

夷伯者曷爲者也季氏之孚也十五年

解詁曰孚信也季氏所信任臣

樾謹按季氏所信任之臣而但曰季氏之孚文不成
義殆非也孚當讀爲保據說文孚古文作采從爪從

采亦卽保古文而保又從采省是其字轉展相從故
聲近而義亦通也國語晉語曰失趙氏之典刑而去
其師保又曰擇師保以相子是古大夫之家亦有師
保季子親爲桓公之子其有師保明矣故曰夷伯者
曷爲者也季氏之保也因其字畧孚爲之而說者望
文生訓遂失其解矣

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疾重故也二十三年

解詁曰疾痛也重故喻若重故創矣襄公欲行霸守
正履信屬爲楚所敗諸夏之君宜襍然助之反因其
困而伐之痛與重故創無異

樾謹按重故創而但曰重故於文不明何解非也故當讀爲固古字通也國語周語咨於故實史記魯世家故作固論語子罕篇固天縱之將聖論衡知實篇固作故並其證也閔元年左傳親有禮因重固杜注曰能重能固則當成就之此重固二字之證隱五年傳曰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彊也解詁曰必欲爲得邑故如其意言圍也然則此傳曰疾重固也義與彼同疾其必欲得之也左傳之重固以善者言也此傳之重固以不善者言也蓋均是重且固也以自守則善以謀人則不善善惡不嫌同辭矣

其言來逆婦何兄弟辭也

二十五年

解詁曰宋魯之間名結婚姻爲兄弟

樾謹按二十年郟子來朝傳曰何以不名兄弟辭也解詁曰郟魯之同姓文十二年盛伯來奔傳曰何以不名兄弟辭也解詁曰與郟子同義以彼例此則兄弟非謂昏姻也何氏此解殆失之矣今按隱二年紀履緌來逆女傳曰然則紀有母乎曰有有則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可知婦人無外事不得通於它國蕩伯姬乃蕩氏之母而得言來逆婦者以其本魯女也故曰兄弟辭也與郟盛一律不得輒爲異說又三十

一年杞伯姬來求婦傳文與此同杞伯姬亦魯女也
子揖師而行 三十二年

解詁曰揖其父於師中

樾謹按揖其父於師中而但曰子揖師文不成義殆
非也揖當讀爲輯尙書堯典篇輯五瑞史記五帝紀
漢書郊祀志竝作揖五瑞是揖與輯古字通輯猶集
也王莽傳大眾方輯師古注曰輯與集字同字又作
楫兒寬傳統楫羣元注曰輯楫與集三字竝同蓋古
文聲近者義卽相通輯楫竝與集同故揖亦與集同
子揖師而行謂其子會集師徒而行也若解作揖其

父義不可通矣

以人心爲皆有之 文二年

解詁曰以人心爲皆有疾痛不忍娶

樾謹按此解上文不於祭譏之義蓋吉禘于莊公譏
而此年大事于大廟不譏者正以三年之喪疾痛至
深乃人心所皆有非如它事微婉難明故吉禘一譏
已足見義其餘不悉譏也若如何解上下文皆不貫
矣

非王者則曷爲謂之王者王者無求 九年

樾謹按王者字不當曼蓋因上文云王者無求故此

發問云既非王者何以言王者無求也誤曩王者字義不可通

河曲疏矣河千里而一曲也十二年

懋謹按爾雅釋水注引此文作河曲流河千里一曲一直也阮氏校勘記因謂疏字誤其實非也此二句正答上文曷爲以水地之間蓋惟河曲疏闊千里而始一曲非十里百里閒所在皆有者故得舉以目其地也若作流字於義全失矣郭璞爾雅注所引以意增改非公羊原文何氏解詁曰河曲疏句以据地明句故可以曲地句其說甚爲明了而疏字各本均誤

作流於是傳義愈晦矣校勘記曰鄂本流作疏當據以訂正郝氏懿行爾雅義疏謂郭注兼引解詁文則亦爲誤本所惑耳

周公盛魯公燾羣公廩十三年

解詁曰盛者新穀燾者冒也故上以新也廩者連新於陳上財令半相連爾

懋謹按宗廟粢盛必無新故襍糝之理何解疑非也曰盛曰燾曰廩蓋別異其在器之多寡耳盛者滿也素問脈要精微論上盛則氣高下盛則氣服王注曰盛謂盛滿然則周公盛者謂滿其器也燾者冒也覆

也何氏訓燾爲冒疏謂燾詰爲覆若周書燾以黃土
之類正得其義魯公燾者謂雖不滿其器然足覆冒
之不見底也廩者少也爾雅釋言廩廩也廩字說文
所無古本止作鮮故釋文引舍人曰廩少鮮也是廩
有少義此疏亦曰廩者希少之名是也羣公廩者謂
不能滿其器并不能覆冒之故在器中見其少也廩
古作濂周易文言傳鄭注曰慊讀如羣公濂之濂古
書傳作立心與水相近然則羣公濂猶羣公慊也孟
子公孫丑篇吾何慊乎哉趙注曰慊少也禮記大學
篇正義曰慊不滿之貌是可得其義矣

筍將而來也

十五年

解詁曰筍者竹篴一名編輿齊魯以北名之曰筍將
送也爲叔姬淫惡魯類故取其尸置編輿中傳送而
來魯魯令受之

懺謹按公孫敖之死至此已閱八月豈其尸猶可置
編輿中何解非也今按筍者以橫木縣其棺使人舁
之也其名蓋起於筍虞之筍攷工記梓人爲筍虞鄭
注曰樂器所縣橫曰筍從曰虞凡事理之相近者名
卽相通橫木以縣鐘鼓謂之筍故橫木以縣棺亦謂
之筍試比類以求之牀前橫木謂之杠說文木部杠

牀前橫木也而橫木以渡水亦謂之杠孟子離婁篇十一月徒杠成是也車前橫木謂之肩宣十二年左傳服注肩車前橫木也而橫木以舉鼎亦謂之肩儀禮士冠禮設肩鼎是也皆其例矣釋文曰筍音峻史記張陳列傳上使泄公持節問貫高復輿前服虔曰復音編編竹木如今峻可以糞除也陸氏音筍爲峻蓋本服氏之說夫復輿不妨亦有筍名然赦死已久而猶得於復輿中傳致其尸萬無是理釋名釋樂器曰筍峻也是筍虞之筍亦可讀如峻也

不與晉而與楚子爲禮也

宣十二年

解詁曰不與晉而反與楚子爲君臣之禮以惡晉
樾謹按爲禮二字疑衍文也其原文當云此其稱名氏以敵楚子何不與晉而與楚子也曷爲不與晉而與楚子句爲禮也蓋晉人不度德量力以臣敵君故斥言荀林父名氏以敵楚子者正春秋之不與晉而與楚子也其所以不與晉而與楚子則以楚子有禮故也故曰爲禮也猶文三年傳曰爲諼也今上句因下句而誤衍爲禮二字遂作一句連讀之義不可通矣

君之不令臣交易爲言

解詁曰交易猶往來也言君之不善臣屢往來爲惡言

樾謹按如何解則必增入惡字於文方備殆非也爲當讀爲譌說文言部譌譌言也從言爲聲詩曰民之譌言今詩沔水篇正月篇並作民之訛言沔水箋曰訛僞也言小人好詐僞爲交易之言卽此傳所云交易爲言也爲僞譌訛四字古人通用堯典平秩南訛史記五帝紀作南譌小司馬本作南爲漢書王莽傳作南僞是其證矣

大其平乎已也

十五年

解曰己二大夫

樾謹按二大夫而但謂之己於文甚爲不明殆非也蓋平有因人而平者如宣四年公及齊侯平莒及郟是也平乎已對平乎人而言不待人之爲平而自爲平斯謂之平乎已矣是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何氏解詁曰地以宋者善內爲救宋行雖不能解猶爲見人之危則矜之然則魯固欲平楚宋因楚不可而止是楚子初心必欲得宋明矣乃能聽子反之言引師而去可謂能自克矣故春秋大其平乎已也

莊王曰諾舍而止

經二十三

大

解詁曰先以諾受絕子反語更命築舍而止示無去計
樾謹按下文曰雖然吾猶取此然後歸爾若如何解則不必有雖然二字矣何氏知其不可通因曲爲之說曰雖宋已知我糧短欲徵糧待勝也其於文義終有未安今按此卽左傳所謂退三十里宋及楚平也軍行三十里爲一舍倍二十八年左傳退三舍避之杜注曰一舍三十里是也莊王曰諾舍而止諾者受子反之言舍而止者命引軍而去之三十里然後止也莊王此時已欲去宋而又曰雖然吾猶取此則又

其轉念也傳言此者正見自克之難也

使耕者東畝是則土齊也

成二年

解詁曰則晉悉以齊爲土地是不可行

樾謹按使耕者東畝晉非能遂得齊之土地也且得齊之土地而謂之土齊亦近不辭何解殆失之矣惠氏棟九經古義曰土讀曰杜周禮及司馬法曰犯令陵政則杜之注云王霸記曰杜之者杜塞使不得與鄰國交通然耕者東畝往來仍自可通交鄰之路豈由此而杜塞乎惠說亦未爲得也今按土當讀爲度土與度聲相近尙書棗誓篇杜乃獲周官雍氏注引

作敷乃獲土之爲度猶杜之爲敷也大司徒職曰以土圭土其地鄭注曰土其地猶言度其地又典瑞職曰封國則以土地注曰土地猶度地也竝古文段土爲度之證故土方氏職曰以土地相宅卽度地相宅也晉人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是有意規度齊國之土地故曰是則度齊也度與規同義襄二十五年左傳曰度山林又曰規偃豬是規度一也國語楚語曰實讒敗楚國使不規東夏韋注曰規猶有也其實規亦言規度也此云度齊猶彼云規東夏矣因段土爲度學者遂失其義僖四年穀梁傳曰不土其地不分

其民明正也不土其地亦卽不度其地也

或曰用然後郊

十七年

解詁曰或曰用者先有事存后稷神名也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蜚林魯人將有事於天必先有事於泮宮九月郊尤悖禮故言用小大盡讖之
懋謹按如此說則分用與郊爲二事義不可通且有事泮宮豈可但謂之用乎何氏殆未得其解也此承上文郊用正月上辛而言蓋郊之必用正月上辛固其正也然哀元年穀梁傳曰郊三卜禮也又曰郊自

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此傳所載或說蓋卽穀梁子之說用而後郊謂卜中而後郊也說文用部用可施行也從卜中是用字本從卜中會意故其義卽爲卜中卜中而後郊是不必正月上辛矣故附載其說以廣異義也此年書九月辛丑用郊者疑魯人於春三月卜之不吉又改於秋三月卜之至九月上辛而吉遂用以郊故春秋卽如其實書之以示譏耳定十五年夏五月辛亥郊傳曰曷爲以

夏五月郊三卜之運也解詁曰運轉也已卜春三正不吉復轉卜夏三月周五月得二吉故五月郊也此年以九月郊與彼年以五月郊其事正同此書用而彼不書川者於此一譏已足見義其餘不悉譏也莊四年傳曰不可勝譏故將壹譏而已其餘從同同

莒女有爲鄆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

襄五年

解詁曰時莒女嫁爲鄆後夫人夫人無男有女還嫁之于莒有外孫鄆子愛後夫人而無子欲立其外孫榘謹按傳文但曰莒女有爲鄆夫人者不言夫人有女還嫁莒也且古謂姊妹之子爲出不謂外孫爲出

鄧子欲立外孫而曰欲立其出更爲失之今按爾雅釋親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而釋名釋親屬但曰姊妹之子曰出是男女得通稱之凡女子謂姊妹之子亦曰出矣莒女爲鄧夫人而欲立其出蓋莒女無子而其姊妹適莒大夫者有子因欲立爲鄧子之後也傳不曰鄧子欲立其出則所謂其出者從夫人而言之明矣

剽之立於是未有說也 二十六年

解詁曰剽以公孫立於是位尤非其次故衛人未有說喜

樾謹按未當作末隸書未末二字相溷蒼頡廟碑以化未造未造卽末造也是其證矣說當讀如本字乃言說之說非喜說之說也未無也未有說也謂無說也蓋使剽以次當立則其立於是也猶爲有說乃剽則公孫也於昭穆遠矣故曰剽之立於是未有說也何氏以爲衛人未有說喜失之矣

刑人則曷爲謂之闔刑人非其人也 二十九年

解詁曰以刑人爲闔非其人故變盜言闔

樾謹按弟子問曷爲謂之闔則當曉以書闔之故方合問意乃但言刑人之不合爲闔則所以書闔之故

仍不可得而明何解殆失之矣今按邲十三年晉人殺欒盈傳曰曷爲不言殺其大夫非其大夫也非其人與非其大夫文法一律義亦當同文十六年傳大夫弑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則此刑人正宜書人乃不書人而書闞者以非其人也非其人者謂非吳人也左傳曰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爲闞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闞以刀弑之然則此刑人乃是越人若書曰吳人弑其君失其實矣而又見在吳國非自外來不得從邾婁人戕鄆子之例故如其實而書之曰闞且因以爲人主近刑人之戒傳意本極分明何氏誤據

哀四年盜殺蔡侯中傳文謂此闞亦當書盜遂以變盜書闞爲說而於非其人句不得其解矣

何以不名秦者夷也匿嫡之名也其名何嫡得之也昭五年

解詁曰嫡子生不以名令于四境擇勇猛者而立之又曰獨嬰稱以嫡得立之

榘謹按此傳之義甚不可曉秦既匿嫡子之名矣何以嫡子得立其名又得書於春秋乎今按說文女部嫡嬀也嬀謹也是嫡本非嫡庶字凡嫡庶字古作適隱元年傳立適以長不以賢其字作適不作嫡可證

也此傳嫡字疑古本皆作適兩適字異義匿適之名也此適庶之適言秦人於適子之名皆隱匿之其所以隱匿之者正以欲立爲君之故不使人指斥之非如何氏所謂擇勇猛者而立之也適得之也此適然之適言秦人於適子之名皆隱匿之故秦諸君名竝不著惟文十八年秦伯罃卒宣四年秦伯稻卒兩君獨名者乃適得之也猶云偶然得之也襄八年傳侵而言獲者適得之也與此傳文正同因字誤作嫡遂不可解矣

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爲之也 十一年

解詁曰唯齊桓晉文會能以德優劣國大小相次序非齊桓晉文則如主會者爲之雖優劣大小相越不改更信史也

樾謹按其序其會兩文對舉何氏所解非傳意也此蓋言諸侯之序皆伯主所定諸侯之會皆主會者所爲以見春秋所載二百四十年之事悉據當時之實耳其以諸侯之序爲桓文所定者蓋晉文踵事齊桓無大變更而其後又晉人世主夏盟一循文襄之舊故推而上之以爲皆桓文所定也此兩句皆證明春秋信史之義若如何解則齊桓晉文句與上下文皆

不屬矣

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

十九年

樾謹按何氏不解復字復者告也請也管子小問篇以復管仲尹注曰復猶告也周官宰夫職諸臣之復鄭注曰復請也復加復損竝謂請於父母而加之損之

宋南里者何若曰因諸者然二十一年

解詁曰因諸者齊放刑人之地公羊子齊人故以齊喻也疏曰舊說云卽博物志云周曰囹圄齊曰因

諸是也

樾謹按南里者穀梁傳曰宋之南鄙也是南里爲宋南鄙地名宋有南里猶鄭有東里也南里旣爲宋地名則因諸亦當爲齊地名以其同爲放逐刑人之地故公羊子舉以爲比而博物志乃有周曰囹圄齊曰因諸之說則失之甚矣禮記月令正義引鄭志崇精問曰獄周曰圜土殷曰羑里夏曰均臺罔圄何代之獄焦氏答曰月令秦書則秦獄名也漢曰若盧魏曰司空蔡邕獨斷曰夏曰均臺殷曰牖里周曰囹圄漢曰獄初學記引風俗通義曰夏曰夏臺殷曰羑里周

曰囹圄諸書所記竝無齊曰因諸之文物志謂周
曰囹圄齊曰因諸蓋誤解公羊傳文而爲此說不足
據也如其說亦將云宋曰南里乎孔氏通義曰宋公
之弟辰自曹入于蕭蕭不繫宋而此繫宋者正以南
里非地名也宋南里者猶曰宋獄也此說大謬華氏
自此年夏入于宋南里以畔至次年春始自宋南里
出奔楚豈有伏處陞牢自同幽繫從夏至春歷時數
月者乎誠如是也又何謂之畔矣考之左傳鄭亦有
南里襄二十六年楚子伐鄭入南里是也豈亦入于
鄭獄乎解詁謂因諸者齊放刑人之地既謂之放明

非拘繫卽此一字可知非獄不得以囹圄爲比而放
字各本皆誤作故賴阮氏校勘記據鄂本訂正孔氏
所見亦是誤本宜不得其解耳

邑不言潰此其言潰何郭之也曷爲郭之君存焉爾
十九年

解詁曰郭郭 疏曰郭郭者郭之猶曰國之但古今
異語也

樾謹按郭不訓國疏謂郭之猶曰國之失何氏之旨
矣何氏訓郭爲郭郭大也玉篇邑部曰郭大也郭爲
大故郭亦爲大初學記引風俗通義曰郭亦謂之郭

系二一三
三
郭者亦大也是其義也郭之猶曰大之邑不言潰而此言潰乃張而大之之意所以張而大之者正以君存焉爾古人之文亦或避習用之字而代以它字文八年左傳曰珍之也杜注曰珍貴也此傳不曰大之而曰郭之猶彼傳不曰貴之而曰珍之矣莊子秋水篇曰埤大之殷也埤卽郭之異文也

顏夫人者嫗盈女也 三十一年

疏曰謂此老嫗是盈姓之女

樾謹按既云夫人不得又謂之嫗疏義非也嫗盈疑是顏夫人之母以其老故尊之曰嫗耳古婦人或繫

於母而稱之襄十九年左傳齊侯娶於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鬻聲姬生光杜注曰顏鬻皆二姬母姓然則盈亦夫人母姓也

子沈子曰定君乎國然後卽位 定元年

解詁曰定昭公之喪禮於國

樾謹按定當讀爲正古字通用尙書堯典以閏月定四時史記五帝紀定作正國語齊語正卒伍漢書刑法志正作定並其證也正君乎國卽所謂正棺於兩楹之間上文云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卽位說其事也此引子沈子曰定君乎國然後卽位說其理也穀

梁傳曰何為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正君乎國然後即位也沈子曰正棺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也與此傳文雖互異而義實相同蓋惟正君乎國即是正棺於兩楹之間故以正君乎國為沈子之言可也以正棺於兩楹之間為沈子之言亦可也古經師口授但求大旨之無乖不斤斤於字句閒也孔氏通義不據穀梁傳讀定為正而自為之說曰季氏立昭公之謀至戊辰然後定因謂穀梁傳與此相反弟子乖其師說如此失之甚矣

此災菽也曷為以異書

解詁曰据無麥苗以災書

越謹按菽字衍文也蓋無麥苗以災書則此經霽霜殺菽亦當以災書而傳乃日記異也故弟子問曰此災也曷為以異書今衍菽字於義不可通矣

闕廬曰士之甚 四年

解詁曰言其以賢士之甚

越謹按士當作大穀梁傳正作大之甚可據以訂正大字隸書每變作土如赤幸壺壹等字其上皆從大而今皆作土是其證也大之甚譌作士之甚何氏因曲為之說於義終不安也

以季氏之世世有子

八年

解詁曰言我季氏累世有女以爲臣

樾謹按何解未得有字之意有者相親有之謂也昭
二十年左傳是不有寡君也杜注曰有相親有也宣
十五年公羊傳潞子離於狄而未能合於中國晉師
伐之中國不救狄人不有亦言不相親有也以
季氏之世世有子謂季氏累世親厚於子異於它人
若如何解則爲不辭矣

卻反舍于郊皆說然息

解詁曰說解舍然猶如

樾謹按何氏此解殊未明了說猶脫也詩野有死麕
篇舒而脫脫兮毛傳曰脫脫舒遲也重言之爲脫脫
單言之卽爲脫淮南子精神篇則脫然而喜矣高注
曰脫舒也此傳云說然猶彼云脫然乃舒遲之意蓋
陽虎意中無所畏憚故與其徒脫然止息耳脫與說
古字通用荀子正名篇楊倞注曰說讀爲脫
曷爲不言其所食漫也

十五年

解詁曰漫者徧食其身

樾謹按漫卽曼字校勘記曰唐石經元本作曼是也
說文又部曼引也漢書禮樂志世曼壽師古注曰曼

延也是曼有延及之義故曰曼衍莊子齊物論篇因之以曼衍是也亦曰曼羨文選封禪文沕瀟曼羨是也古字本止作曼以水言之則從水作漫猶以艸言之則從艸作蔓也詩野有蔓艸篇毛傳曰蔓延也此經不言所食者蓋初食雖止一處而其傷曼延不能知其初食之處故曰曼也何氏謂徧食其身於義尙未盡得漢書揚雄傳曰爲其泰曼漉而不可知卽此曼字之義

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

哀二年

解詁曰明父得有子而廢之子不得有父之所有

樾謹按何氏所解未得傳意父有子者謂靈公已有輒爲子也輒於靈公孫也非子也而得爲子者成十五年傳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也彼嬰齊於歸父以弟爲兄後而有子道然則輒於靈公以孫爲王父後其有子道明矣靈公旣不以蒯聩爲子而別以輒爲子則蒯聩亦不得以靈公爲父國語晉語秦穆公使公子繫弔公子重耳於翟重耳再拜不稽首此卽不得有父之義也穆公曰吾與公子重耳重耳仁再拜不稽首不沒爲後也韋注曰沒貪也靈公逐蒯聩而立輒蒯聩乃於父死之後介大國以求入是父已有子

而必爭之曰此吾父也是貪爲後也故春秋不與也

羣經平議卷二十三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羣經平議卷二十四

德清俞樾

春秋穀梁傳

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禮贈人之母則可贈人之妾則不可君子以其可辭受之

隱元年

樾謹按范氏無解王氏引之經義述聞曰君子以其歸贈非禮魯人可以辭矣今乃不辭而受之故志以示譏此說未得傳意如其說當云君子以其可辭而受之於文方明不當但云以其可辭受之也蓋可者卽所謂贈人之母則可也禮可贈人之母不可贈人

之妾周人之來歸贈也以其為惠公之母而歸之此辭之可者也以其為孝公之妾而歸之此辭之不可者也春秋書曰惠公仲子繫仲子於惠公明周之歸贈以其為惠公之母也此所謂以其可辭受之也下句曰其志不及事也王氏曰其志二字與上句文義不屬其疑當為且形相似而誤也今按此句與上句本不相屬其志句不及事也句言歸贈常事本不必記其所以記者以其不及事也莊十一年傳其志過我也二十年傳其志以甚也文元年傳其志重天子之禮也昭十八年傳其志以同日也文與此同可證

其字之非誤王氏誤解上句故於此句亦失之矣

聘弓鏃矢不出竟場

疏曰聘弓鏃矢者麋信云聘問也古者以弓矢相聘問故左傳云楚子問卻至以弓爾雅釋器云金鏃翦羽謂之鏃郭璞云今之鐳箭是也
樾謹按鏃矢之名雖本釋器文然以之說此傳則聘弓與鏃矢不倫矣鏃當讀為候候與聘義同候之言視也望也故迎送賓客之官謂之候襄二十一年左傳使候出諸轅轅是也使人於它國有所觀察亦謂之候呂氏春秋貴因篇武王使人候周是也聘弓候

矢謂以弓聘問以矢候視也疑穀梁原文本作侯矢
蓋古字侯與候通故白虎通爵篇曰侯者候也後人
不知侯之爲候而以爲卽爾雅之鏃矢因加金旁耳
下句曰束脩之肉不行竟中按脩者脯也旣曰脩又
曰肉甚爲不辭肉疑問字之誤禮記檀弓篇曰古之
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是其證也莊二十七年范氏
集解又引董仲舒大夫無束脩之餽餽與問同蓋聘
弓候矢與束脩之問竝謂以物與人也弓也矢也束
脩也其物也聘也候也問也其事也以弓相聘以矢
相候以束脩相問皆事之至微者猶且不敢焉此人

臣之義也候誤作鏃問誤作肉而傳義不見矣

或曰紀子伯莒子而與之盟或曰年同爵同故紀子以

伯先也

二年

集解曰紀子以莒子爲伯而與之盟伯長也又曰

年爵雖同紀子自以爲伯而先

樾謹按傳列二說其讀伯字不同紀子以伯先則以
本字讀之伯者長也伯莒子而與之盟則當讀爲岐
說文支部岐迻也從支白聲周書曰常岐常任今尙
書立政篇作常伯是伯岐古字通岐莒子而與之盟
者迻莒子而與之盟也襄二十九年公羊傳今若是

迨而與季子國是其義也哀十五年左傳迫孔悝於
厠強盟之岐與迫同兩說之中前說爲長范氏曰紀
子以莒子爲伯失其義矣

日葬故也危不得葬也

三年

集解曰傳例曰諸侯時葬正也月葬故也日者憂危
最甚不得備禮葬也疏曰時葬正也襄七年傳文
月葬故也隱五年傳文日者憂危最甚此傳云日葬
故也危不得葬也是也

樾謹按集解與疏均不說故字之義文十八年傳子
卒不日故也集解曰故殺也然施之此傳則義不可

通殆未可爲達詰矣今按莊二十三年傳往時正也
致月故也三十二年傳子卒日正也不日故也竝以
故與正爲對文然則故者變也荀子王霸篇不敬舊
法而好詐故楊倞注曰故事變也是其證也穀梁傳
每有故也之文隱十一年傳公薨不地故也莊三年
傳志葬故也僖元年傳夫人薨不地地故也昭三十
年傳中國不存公存公故也其義竝同桓元年傳繼
故不言卽位正也文元年傳繼正卽位正也繼故與
繼正對文繼故猶言繼變謂先君遇弒國之大變也
集解曰故謂弒也此爲目言其事則可若以古訓求

之則故可訓變不可訓弒范氏殆失之矣
始厲樂矣 五年

集解曰言時諸侯僭侈皆用八佾魯於是能自減厲而始用六穀梁子言其始僭尸子言其始降榘謹按穀梁子謂諸侯當用四佾故以初獻六羽爲僭樂尸子謂自天子至諸侯通用八佾故以初獻六羽爲厲樂厲與僭竝言其失非謂其能自減厲也厲樂與孟子厲陶冶厲農夫同厲者病也始厲樂者始病樂也言自是之後樂日以壞故爲始病也厲字竝無減義范氏以減厲說之非是

城爲保民爲之也

七年

集解曰建國立城邑有定所高下大小存乎王制刺公不修勤德政更造城以安民
榘謹按范氏訓保爲安則造城以安民於事未爲甚失春秋何以譏之乎其說非也保者小城也古字作塙說文土部塙高土也俗字作堡一切經音義引聲類曰堡高土也經傳通以保爲之禮記月令篇四鄙入保檀弓篇遇負杖入保者息國語晉語抑爲保鄴乎鄭韋注竝訓爲小城是也此傳曰城爲保民爲之也蓋言爲保中之民更作城也民本有保乃更爲作

城故春秋書以示譏下文曰民眾城小則益城益城無極可知其爲城小之故而益城初非無城也然則保字當訓爲小城明矣

郟鼎者郟之所爲也曰宋取之宋也以是爲討之鼎也孔子曰名從主人物從中國故曰郟大鼎也

桓二年

樾謹按以是爲討之鼎也文義未安范氏集解曰討宋亂而更受其賂器則當云賂之鼎不當云討之鼎且稷之會經明書以成宋亂又何討之有乎今按討乃糾字之誤釋文曰麋氏云討或作糾蓋其所見尙有作糾之本後人不知糾字之義因臆改爲討耳糾

字從系從口說文口部口相糾繚也又曰其艸之相口者又曰糾繩三合也蓋其糾二字竝從口爲意艸相口謂之其絲相口謂之糾其義一也此鼎本郟所爲則爲郟鼎而取之於宋則又爲宋鼎一鼎而郟宋共之故曰以是爲糾之鼎也言其糾繚而難明也乃孔子則以爲名從主人物從中國於是書之曰郟大鼎而其名自此定矣今糾誤爲討則傳義全失宜從麋氏訂正下文紀侯來朝傳曰於是爲齊侯陳侯鄭伯討數日以賂討亦誤字唐石經作計是也觀彼討字之誤則此討字之誤更無疑矣

謹言而退 三年

樾謹按謹當爲結公羊傳正作結言而退是其證也
結與謹一聲之轉長言之則結音如謹古經師多口
授因誤爲謹耳廣雅釋詁曰劬勤也結之與謹猶劬
之與勤竝雙聲字

四時之田用三焉唯其所先得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
爲充君之庖 四年

集解曰上殺中心死速乾之以爲豆實可以祭祀次
殺射髀髀死差遲下殺中腸汗泡死最遲

樾謹按范氏所解與何邵公注公羊雖其說不同大

旨一也然非傳意也傳曰唯其所先得則自以所得
先後爲次最先得者以供祭祀次以供賓客次以供
庖廚耳上殺次殺下殺雖經師相承有此說然自禮
記王制及公穀兩傳說此事者竝以一二三爲次不
以上中下爲次則疑其不足據矣設也所獲之獸無
可當上殺者將遂無以供祭祀之用乎不如據穀梁
此傳謂以所得先後爲次其說簡而當也又按此傳
一字衍文也傳文本曰唯其所先得爲乾豆二爲賓
客三爲充君之庖言二言三不言一者唯其所先得
卽是一也後人因公羊傳一曰乾豆之文而於此傳

亦加一字則唯其所先得五字不可通矣夫公穀兩傳文自不同彼用曰字而此用爲字則此傳第一句蒙上五字爲文可知知其蒙上爲文而一字之爲衍文可知知一字之衍而其以所得先後爲次又可知矣

六年春正月寔來

集解曰來朝例時月者謹其無禮 疏曰州公不以禮朝又至魯不反是無禮之事

樾謹按至魯不反乃左氏傳之說而公穀絕無此文至寔來之義公羊傳曰曷爲謂之寔來慢之也曷爲

慢之化我也此傳曰其謂之是來何也以其畫我故簡言之也簡慢義同畫化聲近兩傳大旨略同惟公羊於化我下不置一詞此傳又申明之曰諸侯不以過相朝也於是其義明矣蓋諸侯惟過天子之國必行朝禮成十三年公羊傳所謂不敢過天子也是也若諸侯之於諸侯本非臣屬但須假道不必相朝而州公乃以如曹之故道出魯境遂行朝禮朝不以禮與無禮同故謂之化我何休曰行過無禮謂之化齊入語也此其說必有師承又曰諸侯相過至竟必假塗入都必朝所以崇禮讓絕慢易戒不虞也則大非

傳義矣

時曰同乎人也

集解曰時人僉曰齊侯之子同於它人

榘謹按左傳載桓公之言曰是其生也與我同物名

之曰同然則同之命名桓公以為同乎已也故時人

即反其言以譏之曰同乎人也范氏所解尚未盡得

其旨

故略之也 八年

榘謹按故字衍文也上文曰不正其以宗廟之大事

即謀於我故弗與使也則當有故字此文曰遂繼事

之辭也其曰遂逆王后略之也則不當有故字蓋即

涉上文故弗與使而誤衍耳

丙失正曹伯失正世子可以已矣則是故命也 九年

榘謹按故字唐石經作放御覽百四十七引庾信注

曰放違也當從之放命即方命尙書堯典篇方命圯

族漢書傅喜傳王商傳竝作放命圯族正義引鄭注

曰方讀為放謂放棄教命是方者借字放者正字也

此傳言曹伯使世子來朝則曹伯為失正魯以待人

父之道待人子則丙為失正故曰丙失正曹伯失正

世子可以已矣明世子可以止而不行也然止而不

行疑若放棄父命者故又發難曰則是放命也下乃引尸子之言以斷之曰夫已多乎道明雖放命不足為罪也

尸子曰夫已多乎道

集解曰邵曰已止也止曹伯使朝之命則曹伯不陷非禮之愆世子無苟從之咎魯無失正之譏三者正則合道多矣

樾謹按論衡本性篇引陸賈曰人能察己所以受命則順順之謂道是道有順義國語楚語以違而道從而逆相對然則道即順也多者賢也小爾雅廣詁曰

賢多也凡相較而勝謂之賢亦謂之多論語陽貨篇為之猶賢乎已皇侃義疏曰賢猶勝也禮記檀弓篇多矣乎予出祖者正義曰多猶勝也是多與賢義同尸子曰夫已多乎道言此事之已雖若放棄父命而實勝乎從順也范氏不知道之為順乃解為合道多夫合道多而但曰多乎道近於不辭矣

再稱日決日義也

十二年

集解曰明二事皆當日也

疏曰決日者謂二事決

宜書日故經兩舉日文也

樾謹按決者明也儀禮大射儀鄉射禮士喪禮注並

曰決猶闔也廣雅釋詁曰闔明也然則決亦為明矣
范氏正以明字釋決字而楊疏乃謂決宜書日非其
旨也

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為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
己所自親者也 十四年

越謹按盡當讀為進以農女所為者事祖禰是以人
之所進者事祖禰也豈若己所自親者乎進盡聲近
故得通用漢書高帝紀主進師古曰進字本作賚又
作驢音皆同耳古字段借故轉而為進然則進之為
盡猶賚之為進矣爾雅釋詁盡進也盡與盡古亦通

用

以夫人之伉弗稱數也 十八年

集解曰灤之會夫人驕伉不可言及故舍而弗數
越謹按范氏但曰舍而弗數未及數字之義數者說
也詩擊鼓篇與子成說毛傳曰說數也說為數故數
亦為說禮記儒行篇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正義曰數
說也蓋稱說者必一一數之故數與說其義得通弗
稱數也猶曰弗稱說也穀梁傳每用數字隱十一年
傳曰植言同時也累數皆至也范解曰累數總言之
也文十八年傳曰不正其同倫而相介故列而數之

也范解曰是以同倫為副使故兩言之竝得其義矣
昭三年左傳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聞此數即聞此
說也

築之外變之為正何也 莊元年

樾謹按變之為正當作變之正蓋上文曰築之外
變之正也故此發問曰築之外為變之正何也今作
變之為正義不可通矣

使之如下齊而來我然 六年

集解曰若衛自歸寶於齊過齊然後與我
樾謹按下者後也詩下武篇下武維周鄭箋曰下猶

後也蓋古人謂前為上謂後為下呂氏春秋安死篇
曰自此以上者亾國不可勝數高注曰上猶前也然
則下猶後矣使之如下齊而來我謂若後齊而至我
也范解未甚明了故具說之定元年傳曰以其下成
康為未久也下亦後也

疑戰而曰敗勝內也 十年

集解曰勝內謂勝在內

樾謹按經書公敗齊師則勝在內自不待言又何必
舉以為說乎且勝在內而曰勝內亦近不辭范氏此
解殆未得傳意也勝與甚同義論語衛靈公篇甚於

水火皇氏義疏曰甚猶勝也然則勝亦猶甚也勝內也猶曰甚內也隱元年傳曰賤段而甚鄭伯也何甚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彼言甚此言勝文異而義同蓋公以詐勝故書敗以甚之耳

中國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也中國不言敗蔡侯其見獲乎其言敗何也釋蔡侯之獲也

十年

樾謹按此傳有衍文當云中國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也中國不敗蔡侯其見獲乎其言敗釋蔡侯之獲也傳意謂中國不敗則蔡侯無由見獲故言敗以釋蔡侯之獲也中國不敗句涉上文而衍言字則義不可

通其言敗句涉上文而衍何也字則辭複矣昭二十三年傳曰中國不敗胡子髡沈子盈其滅乎其言敗釋其滅也正與此同可據以訂正

不言公外內寮一疑之也

十六年

集解曰十三年春會于北杏諸侯俱疑齊桓非受命之伯欲共以事推之可乎今于此年諸侯同共推桓而魯與齊讎外內同一疑公可事齊不會不書公以著疑焉同官為寮謂諸侯也

懋謹按此傳當從舊解之說疏引舊解謂會于北杏不言諸侯是外疑也今此會不言公是內疑也自此

以後外內不復疑之故曰一疑也其說最為明了成
 十一年周公出奔晉傳曰其日出上下一見之也集
 解引鄭嗣曰上謂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下謂
 今周公出奔上下皆一見之然則此傳與彼文法相
 同彼謂上下各一見此謂內外各一疑舊解之說正
 得之矣楊氏乃曲徇范注謂外內諸侯同一疑公又
 云外內者諸侯之國或遠或近故以外內總之也夫
 傳文言內外者皆以魯為內它國為外豈有總言它
 國而以遠近分內外者乎足知其說之非矣
 失故也二十二年

集解曰今失之者以文姜之故

樾謹按以文姜之故而但曰故也不辭甚矣故疑當
 作放唐石經桓九年傳則是放命也今各本皆作故
 其誤正與此同矣上文曰肆失也乃釋經文肆字此
 曰失放也則又自解失字謂失者放縱之也范氏作
 解時已誤作故乃曲為之說而文不可通矣
 以是為尸女也二十三年

集解曰尸主也主為女往爾以觀社為辭

樾謹按如范解則當云以是為尸乎女也於文方明
 不得但曰尸女范解非也爾雅釋詁尸主也又曰尸

案也是尸訓主亦訓案郭注曰謂案地其實古無案
字襄十五年公羊傳何休注曰所謂采者不得有其
土地人民采取其租稅耳是案地之案本亦作采尸
訓案卽訓采矣二十二年傳曰禮有納采集解曰采
擇女之德性也此傳尸女卽采女也蓋公以觀社爲
名實則自往擇女故曰以是爲尸女也學者但知尸
之訓主不知尸之訓采因失其義矣

既戒鼓而駭眾二十五年

疏曰既戒鼓駭眾者謂既警戒擊鼓而駭動眾人
懋謹按楊氏以戒鼓爲警戒擊鼓非也戒卽擊鼓之

名字亦作駮周官大司馬職鼓皆駮鄭注曰疾雷擊
鼓曰駮是其義也文選西京賦駮雷鼓七啟駮鐘鳴
鼓是凡擊鐘擊鼓皆謂之駮矣說文無駮字古字蓋
止作戒周官大僕職曰始崩戒鼓正與此傳同

大者有顧之辭也二十八年

疏曰顧猶待也徐邈云至冬無禾於是顧錄無麥其
意亦謂待無禾然後顧錄無麥故云大也
懋謹按說文頁部顧還視也詩蓼莪篇顧我復我鄭
箋曰顧旋視也旋視與還視同有顧謂有所還視也
蓋至冬無禾乃還顧秋之無麥而并錄之徐邈所說

正得其旨楊氏謂顧猶待也則失之矣方無麥之時豈逆知其并將無禾而待之乎訓顧為待義不可通傳曰於無禾及無麥也是可知顧之為還視矣

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二十九年

樾謹按勤字范氏無解僖二年冬十月不雨傳曰不雨者勤雨也釋文勤如字糜氏音覲集韻去聲二十

二稔勤渠吝切憂也春秋傳勤雨糜氏說然則此勤字亦當與彼同民之所勤即民之所憂也勤於力勤於財勤於食皆謂憂其不足也蓋勤與勞同義淮南

子精神篇竭力而勞萬民汜論篇以勞天下之民高誘注竝曰勞憂也勤之為憂猶勞之為憂也范氏解勤雨曰是欲得雨之心勤也仍以本字讀之此傳無解則亦讀如本字胥失之矣

男子不絕于婦人之手以齊終也三十二年

集解曰齊絜疏曰齊者齊絜之名故記稱齋之為言齊也是齊齋意同故范訓為絜

樾謹按范解非也詩小宛篇人之齊聖毛傳曰齊正周易繫辭上傳齊小大者存乎卦王肅注曰齊猶正也是齊之義為正以齊終也猶曰以正終也上文曰

寢疾居正寢正也若訓齊爲絜則與上義不蒙矣釋
文曰齊本亦作齋蓋卽因范說而誤諱莫如深深則隱

集解曰深謂君弑賊奔隱痛之至也

樾謹按此謂避諱之道莫如深沒其文深沒其文然
後其迹隱矣如子般卒書日若以正終者公子慶父
如齊若以使事往者此皆諱之深而隱者也下文曰
苟有所見莫如深也蓋閔公不書卽位則子般之弑
自見而子般卒之下卽書公子慶父如齊則慶父之
與於弑亦見旣已有見於後又何必以內之大惡而

詳箸之哉故莫如深諱之也傳文本明范氏所解未
得其指楊疏從而衍之宜更糾繚矣

于召陵得志乎桓公也得志者不得志也

僖四年

集解曰屈完來盟桓公退于召陵是屈完得其本志
屈完得志則桓公不得志

樾謹按得志乎桓公者謂以得志之辭加之乎桓公
也蓋召陵乃楚地故特箸之明桓公之得志也然合
諸侯以伐楚僅得盟其大夫實不足爲得志故又曰
得志者不得志也范氏以得志屬屈完不得志屬桓
公失其解矣下文曰以桓公得志爲僅矣若從范解

則桓公此役直謂之不得志已耳又何譏其得志之
僅乎

執不言所於地縵於晉也

五年

樾謹按執不言所於地六字古本止作不地二字疏
引舊解曰此云不地縵於晉也者是其證也又曰或
以爲執不言所於地蓋是別本如此楊氏以爲理亦
通耳則其所據本必止作不地二字也其標起訖當
曰不地至晉也今乃曰執不至晉也非楊氏之舊矣
如加力役焉涵不足道也

十九年

集解曰如使伐之而滅亾則淫涵不足記也使其自

亾然後其惡明

樾謹按傳言如加力役焉非伐之之謂也范氏所解
由未解如字之義故耳如當讀爲而古書如而通用
不可勝舉上文歷言梁之涵於酒淫於色以見梁之
所以自亾此又云而加力役焉涵不足道也則又舉
其甚者言之也左傳曰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
罷而弗堪是梁之亾正以民罷於力役之故淫涵之
罪尙其小者也故曰涵不足道也

梁亾出惡正也

集解曰正謂政教

榘謹按正卽政之段字范氏以政教解之是矣出當
 讀爲黜古字通用襄二十七年公羊傳曰黜公者非
 吾意也何休注曰黜猶出逐然則此傳段出爲黜猶
 彼傳段黜爲出矣梁亾黜惡政也謂梁不行善政故
 黜之也黜亦通作絀禮記王制篇簡不肖以絀惡黜
 惡政與絀惡義同此惡字乃罪惡之惡下文曰鄭棄
 其師惡其長也則怨惡之惡文同而義異范氏所解
 未明故具說之

雖失天下莫敢有也二十四年

集解曰邵曰雖實出奔而王者無外王之所居則成

王畿鄭不敢有之以爲國

榘謹按莫敢有者謂莫敢有天下也凡物此失之則
 彼有之矣天下不然天子雖失之諸侯莫敢有之也
 故曰雖失天下莫敢有也何解謂鄭不敢有之以爲
 國非是

會于溫言小諸侯二十八年

榘謹按于字乃以字之誤會以溫言四字爲句蓋溫
 與河陽本是一地諸侯之會以溫言之者小之也天
 子之守以河陽言之者大之也下文曰以河陽言之
 大天子也然則此文作會以溫言句小諸侯句明矣

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今趙盾賢夜姑仁其不可乎文六年

集解曰邵曰賢者多才也戰主于攻伐仁者有惻隱之恩不如多才者有權略

懋謹按范解非也傳本泛言君使臣之道不專主攻伐豈得謂仁者有惻隱之恩不如多才者有權略乎今按仁當讀為佞說文女部佞篆大徐本作從女信省小徐本作從女仁聲段氏玉裁曰晉語佞與田韻則仁聲是也佞字本從仁得聲故古或即以仁為之尚書金縢篇予仁若考仁即佞之段字考即巧之段

字予仁若考猶言予佞而巧也說詳尚書此傳三仁字皆當讀為佞使佞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佞者猶言使不肖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不肖者也趙盾賢夜姑佞謂趙盾賢夜姑不肖也何氏以本字讀之遂不得其解而曲為之說於義不可通矣

日之甚矣其不葬之辭也九年

懋謹按其乃是字之誤疏云天子志嘯不志葬而又書日是不葬之辭然則楊氏所據本尚未誤也當據以訂正

弟兄三人佚宕中國十一年

集解曰佚猶更也 釋文出佚害云害本又作宥
樾謹按范氏所據本疑亦作佚害故訓佚爲更言其
更相爲害於中國也其實字當作宥宥與害相似又
涉下文瓦石不能害而誤耳佚宥乃雙聲字本作跌
踢說文足部踢跌踢也又作佚蕩說文水部佚水所
蕩佚也此作佚宥者佚與跌佚竝從失聲宥字說文
云從礪省聲則與踢蕩竝從易得聲故其義通也亦
作跌宥文選恨賦跌宥文史李善注引揚雄自敘曰
雄爲人跌宥是也佚宥中國言肆行乎中國宥誤作
害范氏遂訓佚爲更失其旨矣

一曰就賢也

十八年

集解曰若竝有子則就其賢謂年同也

樾謹按此傳非明立子之義不得謂年同則就其賢
也范解失之矣上文曰姪娣者不孤子之意也一人
有子三人緩帶此云一曰就賢也則又承上文而別
爲一說言姪娣之從夫人以其賢而就之也成十年
公羊傳何休注曰伯姬以至賢爲三國所爭媵是其
義也今宣公不使其母頃熊奉養姜氏而使之大歸
于齊既違一人有子三人緩帶之情又失就賢之義
故傳竝列二說所以深譏之也

言盡其眾以救其將也

宣二年

集解曰先言敗績而後言獲知華元得眾心軍敗而後見獲晉與秦戰于韓未言敗績而君已獲知晉侯不得眾明矣

樾謹按傳言救其將而范氏此解無一救字疑傳文救字乃獲字之誤盡其眾以獲其將謂先盡其眾而後得獲其將也即所謂先言敗績而後言獲也試連上文讀之曰獲者不與之辭也言盡其眾以獲其將也若作救字則與上文不相蒙矣又試連下文讀之曰言盡其眾以獲其將也以三軍敵華元華元雖獲

不病矣蓋宋眾既盡則華元止是一人而鄭以三軍敵之是謂以三軍敵華元故雖見獲而不病若作盡其眾以救其將則宋眾具在何得謂之以三軍敵華元乎以上下文義求之此救字當作獲字無疑今誤作救者因下文范注引鄭君說有宋師懼華元見獲皆竭力以救之之文故改傳文以合之不知鄭君云云特以明先書敗績之故耳非說此句之義也

何用弗受也不使夷狄為中國也

十一年

集解曰楚子入陳納淫亂之人執國威柄制其君臣傾倒上下錯亂邪正是以夷狄為中國

越謹按爲者治也襄三十年左傳不可爲也杜注曰爲猶治也周語是故爲川決之使導韋注曰爲治也經傳中爲訓治者不可勝舉春秋之義以中國治夷狄不以夷狄治中國上文楚人殺陳夏徵舒傳曰其外徵舒於陳何也明楚之討有罪也此文楚子入陳傳曰何用弗受也不使夷狄爲中國也其義若相反而實則一也蓋陳夏徵舒有可討之罪而楚子非討罪之人故書楚人殺陳夏徵舒以正弑君之罪而又書楚子入陳以嚴中外之防傳曰不使夷狄爲中國也猶曰不使夷狄治中國也范解未得其義

上甲國之事也丘作甲非正也

成元年

越謹按此傳文有誤當云作甲國之事也丘作甲非正也蓋言作甲乃國之事而非丘之事耳下文曰古者立國家百官具農工皆有職以事上此言國之可使作甲也又曰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夫甲非人人之所能爲也此言丘之不可使作甲也蓋以國中農工皆集而丘則四民分處故也若曰丘甲國之事則義不可通矣

曰天子何也曰見一稱也

八年

集解曰天王天子王者之通稱自此以上未有言天

子者今言天子是更見一稱
樾謹按如范解則傳文當曰更見一稱於文方備今
但曰見一稱也范解非也國語晉語勦力一心戰國
策秦策諸侯不可一韋昭高誘注竝曰一同也昭十
年左傳佻之謂甚矣而壹用之杜注曰壹同也壹與
一古通用見一稱也猶曰見同稱也蓋不書天王而
書天子者見天子與天王同爲王者之稱也公羊傳
曰其稱天子何元年春王正月正也其餘皆通矣彼
言通此言一文異而義不殊也
傳曰夫無逆出妻之喪而爲之也九年

疏曰言其不合爲而爲之也徐邈云爲猶葬也言夫
無逆出妻之喪而葬理亦通矣但范不訓爲爲葬也
樾謹按徐云爲猶葬也乃曰言其事耳訓詁家自有
此例非訓爲爲葬也爲當訓治經傳中爲訓治者不
可勝舉宣十一年傳不使夷狄爲中國也爲亦治也
說已見前矣既出之妻義與夫絕不當更治其喪故
曰夫無逆出妻之喪而爲之也爲之卽治之也
言其上下之道無以存也十二年
樾謹按此十字爲一句道猶通也襄三十二年左傳
不如小決使道杜注曰道通也法言問道篇亦曰道

也者通也蓋道與通一聲之轉故聲近而義同道無以存猶通無以存通之言同也蓋謂其上下之同無以自存也漢書夏侯勝傳先生通正言無懲前事師古注曰通謂陳道之也然則通同之通以道爲之猶陳道之道以通爲之若於道字絕句則失之矣公不周乎伐鄭也十七年集解曰周信也公逼諸侯爲此盟爾意不欲更伐鄭也離騷經曰雖不周於今之人兮王注曰周合也此傳周字亦當訓合言伐鄭之役與公意不合也

及以及與之也

襄三年

樾謹按此當曰及又及句與之也與十年傳曰會又會外之也文法一例蓋此經書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凡再言及故曰及又及猶彼經書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子柤凡再言會故曰會又會也集解曰通言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則無以表袁僑之得禮故再言及明獨與袁僑不與諸侯之大夫疑范氏所據本正作及又及故以再言及釋之疏標及以至之也五字而釋之曰傳解經所以再言及者以

及與之也謂與袁僑故言及以殊之則其所據本已與今同矣

家有既亾國有既滅襄六年

集解曰滅猶亾亾猶滅家立異姓爲後則亾國立異姓爲嗣則滅既盡也

樾謹按既固訓盡而此既字則非盡之謂也既亾既滅猶言已亾已滅也家立異姓爲後其家固未亾也而實則已亾矣是謂家有既亾國立異姓爲嗣其國固未滅也而實則已滅矣是謂國有既滅下文曰滅而不自知由別之而不別也正見繒之既滅而不自

知其滅也昭四年九月取繒自繒人言之以爲至是始爲魯所滅耳不知其於襄六年已爲莒所滅矣然則自襄六年至昭四年繒國乃既滅之國也此國有既滅之義也

稱盜以殺大夫弗以上下道惡上也十年

樾謹按傳文本曰稱盜以殺大夫弗以上下道道句

惡上也傳寫奪一道字耳弗以上下道道者弗以上下之道言也哀四年傳稱盜以弑君不以上下道道也正與此傳文同可據以訂正

行人者挈國之辭也十一年

集解曰行人是傳國之辭命者

樾謹按凡言之辭者皆釋經意如此上文公至自鄭傳曰不以伐鄭致得鄭伯之辭也卽其例也而此傳挈國之辭范乃以爲傳國之辭命失之矣今按說文手部挈縣持也使臣出竟與國一體榮則俱榮辱則俱辱國之榮辱縣于一人故曰行人者挈國之辭也襄十八年昭八年傳竝曰稱行人怨接於上也范氏於襄十八年傳解曰怨其君而執其使稱行人明使人爾罪在上也然則此云挈國者或罪在使臣歟莊公失言淫于崔氏二十五年

集解曰放言將淫崔氏爲此見弒也邵曰淫過也言莊公言語失漏有過於崔子而崔子弒之

樾謹按此二解皆未明失言之義失言猶失道也詩東門之池篇可以晤言毛傳曰言道也言爲道說之道亦卽爲道德之道法言問道篇曰道也者通也道德之道與道說之道皆取通達之義無二義也後人歧而二之而古訓遂不可通矣莊元年傳曰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於人也以言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也不若於言者人絕之也此以道與言分屬天與人蓋以天不言之故其實對文則別散文則通不若

於言卽不若於道也此傳曰莊公失言淫于崔氏猶曰莊公失道淫于崔氏左傳所載東郭姜之事是也范氏兩說皆未得其義禮記禮器篇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鄭注曰道猶從也廣雅釋詁曰言從也言之訓從猶道之訓從然則失言之卽失道明矣以伐楚之事門于巢卒也

集解曰所以攻巢之門者為其伐楚之事故也

樾謹按以門于巢為攻巢之門此左傳說也公穀則皆不然公羊傳曰門于巢卒者何入門乎巢而卒也入門乎巢而卒者何入巢之門而卒也此傳曰吳子

謁伐楚至巢入其門門人射吳子有矢創反舍而卒是皆以門于巢為入巢之門與左傳異范以左傳說此傳失之矣若從范解則吳方攻巢又何以責巢之不飾城請罪乎

一事注乎志 十一年

集解曰一事輒注而志之也

樾謹按范解非也傳文曰此子也其曰世子何也不與楚殺也一事注乎志所以惡楚子也推尋傳意蓋謂此本二事而以一事書之也蓋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此一事也冬十有二月丁酉

楚師滅蔡執蔡世子友以歸用之此又一事也若分而書之則蔡侯般已于夏四月爲楚誘殺其子嗣立至是又爲楚執當從諸侯在喪稱子之例書曰蔡子不當曰蔡世子矣今乃仍書蔡世子是以一事書之見楚子既誘殺其父又執用其子爲暴虐之甚也故曰一事注乎志所以惡楚子也廣雅釋詁曰注識也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鄭注曰志記也謂若魯之春秋晉之乘楚之檇杌然則注乎志者謂識之於史策也非謂輒注而志之也注而志之不得曰注乎志矣乃自何邵公讀此傳已不得其義故有反貶蔡稱世

子之疑而鄭君解之謂變子言世子使若不得其君則仍未得傳義也蓋由讀者於一事兩字未遑深求故經意傳意胥失之矣

因是以見雖有文事必有武備孔子於頰谷之會見之矣
定十年

樾謹按上旣云因是以見則下不必又云見之見之疑當作尋之尋古得字也頰谷之會正所謂有文事必有武備者故曰孔子於頰谷之會尋之矣史記趙世家踰年歷歲未得一城趙策得作見見亦當作尋誤與此同

嘗置之上帝矣 哀元年

集解曰嘗置之滌宮名之曰上帝牲矣

貝亦當於具 樾謹按荀子大略篇楊注曰置質猶言委質也呂氏

春秋執一篇今日置贄為臣高注亦曰置猶委也嘗

置之上帝矣猶曰嘗委之上帝矣成二年左傳王使

委于三吏杜注曰委屬也是其義也范解增字太多

未得其旨

欲因魯之禮因晉之權而請冠端而襲 十三年

集解曰襲衣冠端元端 疏曰云請冠端而襲者請

著元冠元端而相襲

樾謹按此當於端字絕句而襲二字合下文其藉于

成周五字為句傳文本曰欲因魯之禮因晉之權而

請冠端 句 而襲其藉于成周 句 藉者貢獻也范解曰

藉謂貢獻是也襲之言入也國語晉語曰使晉襲於

爾門韋注曰襲入也其下云大國道小國襲焉曰服

小國敖大國襲焉曰誅韋氏竝訓為入蓋古語如此

也襲其藉于成周者入其貢獻于成周也蓋吳之意

欲因魯之禮而請冠端因晉之權而襲其藉於成周

范氏誤於襲字絕句則下文其藉于成周五字不成

句矣

